

# 集餘懺

著夫達都



郁達夫著

懺餘集

天馬書店印行



暹桂花	六九——二四
瓢兒和尚	二五——四〇
散記	
釣臺的春晝	一四三——一五六
志摩在回憶裏	一五七——一六六
滬戰中的生活	一六七——一七八
滄州日記	一七九——一八八
水明樓日記	一八九——二二六

# 序 文



## 蠟 餘 蠟 白

3 集 餘 蠟

在小學校念書的時候——也許是在進小學校之先——記得老愛走上離城市稍遠的江邊上去玩。因爲在那裏有的是清新的空氣，濃綠的草場，和桑槐的並立排着。既不知從何處始也不知在何處終的樹影，而從樹樞枝裏望出去的長空，似乎總是一碧無底的。在這些青蔥藍碧的中間，記得還有許多喳喳唧唧和悠然長曳地沁的一聲便蹤影全無的飛鷹的絕叫聲聽得出來。置身入這些綠樹濃陰的黃沙斷岸中間，躺着，懶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那時候這清淨的錢塘江上是並沒有輪船的——和隔



江的煙樹青山，我總有大半日白日之夢好做。對於大自然的迷戀，似乎是我從小的一種天性。

後來讀到了般生（——Ejornastjarnog Bjornson——這位農民藝術家生於一八三二年，卒於一九一零年，是和伊孛生並立的一位北國的巨人。）的農民小說，纔知道挪威海村裏的青年，大半也是具有着這一種天性的。由這大自然的迷戀，必然地會發生出一種向空遠的渴望（就是德國人的所謂 Sehn-sucht nach der Fernu），從這向空遠的渴望中，又必然地會醞釀出一種遠遊之情（就是德國人的所謂 Wandertum）來。想來想去，這三重要素，大約是不已地使我想拿起筆來寫些東西的主嬰動機。因為對現實感到了不滿，纔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懷中，在大自然的廣漠裏徘徊着，又只想飛翔開去；可是到了一處固定的地方之後，心理的變化又是同樣地要起來的，所以轉轉不已，一生就只能為 Wandertum 的奴隸，而變作着一箇永遠的旅人（An eternal Pilgrim）。

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餘，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當這時候，就是不會說話的啞鳥，尚且要放開喉嚨來歌唱，何況乎感情豐富的人類呢？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裏過的。眼看到的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的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沈淪』。

所以寫『沈淪』的時候，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覺得不得不寫，又覺得只能照那麼地寫，什麼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那能顧得這叫出來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樂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這前後的內心的經驗和外來的影響，曾在『沈淪』單行本的序文和『過去集』頭上的一篇『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裏寫過一點，這裏可以不再提起，且讓我

來談談以後的心情起伏與現在的噤若寒蟬的畏縮的由來。

流刑的判處期間總算滿了，With a Diploma 與濃濃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爭利，後先不見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國。碰壁，碰壁，再碰壁，剛從流放地點遇赦回來的一位旅客，却永遠地踏入了一個並無鐵窗的故國的囚牢，英國的一位諷世家所說的 *Life is a Prison without bar* 的這一句金言，到此我纔領悟到了澈底。愁來無路，拿起筆來寫寫，只好寫些憤世嫉邪，怨天罵地的牢騷，放幾句破壞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囈。越是這樣，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壞，越想反抗。這一期中間的作品，大半都是在這一種心情之下寫成的。

然而這一個 *Battle* 的囚牢終於破裂了，許多同我一樣，在一樣的幽閉狀態裏的青年都狂奔出來了，霹靂一聲，天下響應，於是『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將過來，就是『青年倒霉！革命落空！』在囚牢裏奔放出來的成千成萬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場歡喜的惡夢，結果却和羅馬帝制下的奴隸一點兒也沒有差

別，照色照樣地被鎖住了脚鎖住了手日日要往熱日下去搬石頭抬樑柱，說是神聖至尊，勞苦功高的這位 Augustus 要營宮殿，造鹿臺。命令一下，誰敢不遵，因為旁邊站立在那裏作監督的，一個個都是左執皮鞭右拿闊斧的獍兇的衛士。你搬石抬樑稍或遲緩一點，自然是輕則一鞭，重則一斧，誰還來向你講理？在這一出獄之後的苦役狀態之下，我也竟垂垂老了，氣力也沒有了，喉嚨也嘶啞了，動都動彈不得，那裏還能够伸一伸手，拿一拿筆！

沈默了這許多年，本來早就想不再幹這種於世無補，於己無益的空勾當了，然而友人說定要我寫一點關於創作生活的經驗，我也落得在餓死之前，再作一次懺悔。好學一學歌德在垂死的時候所說的 *Mehr Licht!.....Mehr Licht!*（更要光明！更要光明！）『辛辛半生，聊復爾爾，未來一劫，如是云云，』這是我一位親戚王老在今年元旦未死時寫下的春聯，擺在這裏做一個尾把，却正適合。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小

說



## 馬纓花開的時候

約莫到了夜半，覺得怎麼也睡不着覺，於起來小便之後，放下玻璃溺器，就順便走上了向南開着的窗口。把窗帷牽了一牽，低身鑽了進去，上半身就像是三明治裏的火腿，被夾在玻璃窗與窗帷的中間。

窗外面是二十邊的還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園裏的樹梢上，隙地上，白色線樣的柏油步道上，都灑滿了銀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圍只是沈寂，清幽，正像是夢裏的世界。首夏的節季，按理是應該有點熱了，但從毛絨睡



衣的織縫眼裏侵襲進來的室中空氣，尖淋漓還有些兒涼冷的春意。

這兒是法國天主教會所辦的慈善醫院的特等病房樓，當今天早晨進院來的時候，那個粗暴的青年法國醫，糊糊塗塗的替聽了一遍之後，一直到晚上，還沒有回話。只旁晚的時候，那位帶白帽子的牧母來了一次。問她這病究竟是什麼病？她也祇微笑搖着頭，說要問過主任醫生，才能知道。

而現在却已經是深沈的午夜了，這些吃慈善飯的人，實在也太沒有良心，太不負責任，太沒有對衆生的同類愛。幸而這病，還是輕的，假若是重病呢？這麼的一攔，攔起十幾個鐘頭，難道起死回生的耶穌奇蹟，果真的還能在現代的二十世紀裏再出來的麼？

心裏頭這樣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額部抵住了涼陰的玻璃窗面，雙眼儘在向窗外花園內的朦朧月色，和暗淡花陰，作無心的觀賞。立了幾分鐘，怨了幾分鐘，在心裏學着羅蘭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無爲的犧牲者，養肥了多少卑劣的聖賢人！』

直等怨恨到了極點的時候，忽而抬起頭來一看，在微明的遠處，在一堆樹影的高頭，金光一閃突然間卻看出了一個金的十字架來。

『啊吓不對，聖母馬利亞在顯靈了！』

心裏這樣一轉，自然而然地毛髮也豎起了尖端。再仔細一望，那個金色十字架，還在月光裏閃爍着，動也不動一動。注視了一會，我也有點怕起來了，就逃也似地將目光移向了別處。可是到了這逃避之所的一堆黑樹陰中逗留得不久，在這黑沈沈的背景裏，又突然顯出了許多上尖下闊的白茫茫同心兒一樣，比蠟燭稍短的不吉利的白色物體來。一朵兩朵，七朵八朵，一眼望去，雖不十分多，但也並不少，這大約總是開殘未謝的木蘭花罷，爲想自己寬一寬自己的心，這樣以最善的方法解釋着這一種白色的幻影，我就把身體一縮，退回自己牀上來了。

進院後第二天的午前十點多鐘，那位含着神秘的微笑的牧母又靜靜兒同游水似地來到了我的牀邊。

「醫生說你害的是黃疸病，應該食淡纔行。」

柔和地這樣的說着，她又伸出手來爲我診脈。他以一隻手捏住了我的臂，擎起另外一隻手，在看她自己臂上的表。我一言不發，只是張大了眼在打量她的全身上下的奇異的線和色。

頭上是由七八根直線和斜角線疊成的一頂雪也似的蔴紗白帽子，白影下就是一張肉色微紅的柔嫩得同米粉似的臉。因爲是睡在那裡的緣故，我所看得出來的，只是半張同神曲封面畫上，印在那裏的譚戴似的鼻樑很高的側面形。而那隻瞳人很大很黑的眼睛哩，却又同在做夢似地向下斜俯着的。足以打破這洗洗的夢影，和靜靜的周圍的兩種刺激，便是她生在眼臉上眼睛上的那些很長很黑，雖不十分粗，但却

也一根一根地明細分視得出來的眼睫毛和八字眉；與唧唧唧唧，只在她那隻肥白的手臂上靜走着的表針聲。她靜寂地俯着頭，按着我的臂，有時候也眨着眼睛，胸口頭很細很細的一低一高地吐着氣，真不知道聽了我幾多時的脈，忽而將身體一側，又微笑着正向着我顯示起全面來了，面形是一張中突而長圓的鵝蛋臉。

「你的脈並不快，大約養幾天，總馬上會好的。」

她的富有着抑揚風韻的話，却是純粹的北京音。

「是會好的麼？不會死的麼？」

「啐，您說那兒的話？」

似乎是嫌我說的太粗暴了，嫣然地一笑，她就立刻靜肅敏捷地走轉了身，走出了房。而那個「啐，你說那兒的話？」的餘音，却同大鐘鳴後，不肯立時靜息般的儘在我的腦裏耳裏嗞嗞地跑着繞圈兒的馬。

醫生隔日一來而苦裏帶鹹的藥，一天却要吞服四遍，但足與這些恨事相抵而有

餘的，倒是那牧母的靜肅的降臨，有幾天她來的次數，竟會比服藥的次數多一兩回。像這樣單調無聊的修道院似的病囚生活，不消說是誰也會感到厭膩的，我於住了一禮拜醫院之後，率性連醫生也不願他來，藥也不想再服了，可是那牧母的診脈哩，我却只希望她從早晨起就來替我診視，一直到夜，不要離開。

\* \* \* \* \*

起初她來的時候，只不過是含着微笑，量量熱度，診診我的脈，和說幾句不得不說的話而已。但後來有一天在我的枕頭底下被她搜出了一冊泥而未版的 *Baudelaire* 的小冊子後，她和我說的話也多了起來，在我牀邊逗留着的時間也一次一次的長起來了。

她告訴了我 *Sœurs de charité*（白帽子會）的系統和義務，她也告訴了我羅曼加多力克教（*Oratorians*）的教義總綱領。她說她的哥哥曾經去羅馬朝見過教皇，她說她的信心堅定是在十五年前的十四歲的時候。而她的所最對我表示同情的

一點，似乎是因爲我的老家的遠處在北京，『一個人單身病倒了在這舉目無親的上海，那能夠不感到異樣的孤淒與寂寞呢？』尤其是覺得合巧的，兩人在談話中間，竟發見了兩人的老家，都偏處在西城，相去不上二三百步路遠，在兩家的院子裏，是都可以聽得見北堂的晨鐘暮鼓的。爲有這種種的關係，我入院後經過了一禮拜的時候，覺得忌淡也沒有什麼苦處了，因爲每次的膳事，她總教廚子特別的爲我留心，布丁上的奶油也特別的加得多，有幾次並且爲了醫院內的定食，不合我的胃口，她竟愛把她自己的幾盆我可以吃的菜蔬，差男護士菲列浦一盆一盆的遞送過來，來和我的交換。

像這樣的在病院裏住了半個多月，雖則醫生的粗暴頑迷，仍舊改不過來，藥味的酸鹹帶苦，仍舊是格格難吃，但小便中的絳黃色，却也漸漸地褪去，而柔輭無力的兩隻腳，也能够走得動一里以上的路了。

又加以時節逼近了中夏，日長的午後，火熱的太陽偏西一點，在房間裏悶坐不住，當晚膳之前，她也常肯來和我向樓下的花園裏下散一回小步。兩人從庭前走出，沿了葡萄架的甬道走過木蘭花叢，穿入菩提樹林，到前面的假山石旁，有金色十字架豎着的聖母像的石壇圈裏，總要在長椅上，坐到晚膳的時候，纔走回來。

這舒徐閒適的半小時的晚步，起初不過是隔兩日一次或隔日一次的，後來竟成了習慣，變得日日非去走不行了。這在我當然是一種無上的慰藉，可以打破打破一整天的單調生活，而終日忙碌的她似乎也在對這漫步，感受着無窮的興趣。

\*

\*

\*

\*

\*

又經過了一星期的光景，天氣更加熱起來了。園裏的各種花木，都已經開落得乾乾淨淨，只有牆角上的一叢灌木，大約是薔薇罷，還剩着幾朵紅白的殘花，在那裏裝點着景色。去盛夏想也已不遠，而我也在打算退出這醫藥費昂貴的慈善醫院，轉回到北京去過夏去。可是心裏雖則在這麼的打算，但一則究竟病還沒有全愈，而

二則對於這周圍的花木，對於這半月餘的生活情趣，也覺得有點依依難捨，所以一天一天的捱捱，又過了幾天無聊的病囚日子。

有一天午後正當前兩天的大雨之餘，天氣爽朗晴和得特別可愛，我在病室裏踱來踱去，心裏頭感覺得異樣的焦悶。大約在鐵籠子裏徘徊着的新被擒獲的獅子，或可以想像得出我此時的心境來，因為那一天從早晨起，一直到將近晚禱的這時候止，一整日中，牧母還不會來過。

晚步的時間過去了，電燈點上了，直到送晚餐來的時候，菲列浦纔從他的那件白衣袋裏，摸出了一封信來，這不消說是牧母託他轉交的信。

信裏說，她今天上中央會堂去避靜去了。休息些時，她將要離開上海，被調到香港的病院中去服務。若來面別，難免得不動傷感，所以相見不如不見。末後再三叮囑着，教我好好的保養，靜想想經傳上的聖人的生活。若我能因這次的染病，而歸依上帝，搭聖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悅就沒有比此更大的了。



我讀了這一封信後，夜飯當然是一瓢也沒有下咽。在電燈下呆坐了數十分鐘，站將起來向窗外一看，明藍的天空裏，却早已經昇上了一個銀盆似的月亮。大約不是十五六，也該是十三四的晚上了。

我在窗前又呆立了一會，旋轉身就披上了一件新製的法蘭絨的長衫，拿起了手杖，慢慢地，慢慢地，走下了樓梯，走出了樓門，走上了那條我們兩人日日在晚禱時候走熟了的葡萄甬道。一程一程的走去，月光就在我的身上印出了許多樹枝和墨石的影畫。到了那聖母像的石壇之內，我在那張兩人坐熟了的長椅子上，不知獨坐了多少時候。忽而來了一陣微風，我偶然間却聞着了一種極清幽，極淡漠的似花又似葉的朦朧的香氣。稍稍移了一移攔在支着手杖的兩隻手背上的頭部，向右肩隱了一眼，在我自己的衣服上，却又看出了一排非常纖勻的對稱樹葉的葉影，和幾朵花蕊細長花瓣稀薄的花影來。

「啊啊！馬櫻花開了！」

毫不自覺的從嘴裏輕輕念出了這一句獨語之後，我就從長椅子上站起了身來，  
走回了病舍。

一九三二年六月。



## 袁梓闥

一夜北風，院子裏的鬆泥地上，已結成了一層短短的霜柱，積水缸裏，也有幾絲冰骨凝成了。從長年飄泊的倦旅歸來，昨晚上總算在他兒時起居慣的屋棟底下，享受了一夜安眠的文樸，從樓上起身下來，踏出客堂門，上院子裡去一看，陡然間却感到了一身寒冷。

『這一區江濱的水國，究竟要比半海洋性的上海冷些。』  
瞪目呆看着晴空裏的陽光，正在這樣凝想着的時候，從樹下剛走出到客堂裏來的他

那年老的娘，却忽而大聲地警告他說：

『樸，一侵早起來，就站到院子裏去幹什麼？今天可冷得很哩！快進來，別遭了涼！』

文樸聽了她這仍舊是同二十幾年前一樣的告誡小孩子似的口吻，心裏頭便突然間起了一種極微細的感觸，這正是有些甜也有些苦的感觸。眼角上雖漸漸帶着了潮熱，但面上却不能自己地流露出了一臉微笑，他只好回轉身來，文不對題的對他娘說：

『娘！我今天去就是，上東梓關徐竹園先生那裏去看一看來就是，省得您老人家那麼的爲我擔心。』

『自然啦，他的治吐血病是最靈也沒有的，包管你服幾帖藥就能痊愈。那兩張鈔票，你總收藏好了罷？要是不夠的話，我這裡還有。』

『那裡會得不够呢。我自己也還有，您放心好了，我吃過早飯，就上輪船局

去。」

「早班輪船怕沒有這麼早，你先進來吃點點心，回頭等早午飯燒好，吃了再去，也還來得及哩，你臉洗過了沒有？」

洗了一洗手臉，吃了一碗開水冲蛋，上各處兒時走慣的地方去走了一圈回來。文樸的娘已經擺好了四碗蔬菜，在等他吃早午飯了。短促的冬日，在白天的時候也實在真短不過，文樸滿以為還是早晨的此刻，可是一坐下來吃飯，太陽却早已經晒到了那間朝南的客室的桌前，看起來大約總也約莫有了十點多鐘的樣子了。早班輪船是早晨七點從杭州開來的，到埠總在十一點左右，所以文樸的這一頓早午飯，自然是不能吃得十分從容。倒是在上座和他對酌的他那年老的娘，看他吃得太快了，就又寬慰他說：

「吃得這麼快幹什麼？早班輪船趕不着，晚班的總趕得上的，當心別噎隔起來！」

依舊是同二十幾年前對小孩子說話的那一種口吻。

剛吃完飯，擦了擦臉，文樸想站起來走了，他娘却又對他叮囑着說：

『我們和徐竹園先生，也是世交，用不着客氣的。你雖則不認得他，可是到了那裏，今天你就可以服一帖藥，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裏配好，託徐先生家裏的人代你煎煎就對。……』

『好，好，我曉得的。娘，您慢用罷，我要走了。』

正在這個時候，輪船報到的汽笛聲，也遠遠地從江面上傳了過來。

這小縣城的碼頭上，居然也擠滿了許多上落的行旅客商和自鄉下來上城市購辦日用品的農民，在從碼頭擠上船去的一段浮橋上，文樸也遇見了許多兒時熟見的鄉人的臉。汽笛重叫了一聲，輪船離埠開行之後，文樸對着了漸漸退向後去的故鄉的一排城市人家，反吐了一口如釋重負似的深長的氣。因為在外面飄泊慣了，他對於小時候在那兒生長，在旅途中又常在想念着的老巢，倒在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壓

迫、一時重復身入了舟車逆旅的中間，反覺得是回到了熟習的故鄉來的樣子。便況且這時候包圍在他坐的那這小輪船的左右前後的，儘是些藍碧的天，澄明的水，和兩岸的青山紅樹，江心的暖日和風，放眼向四周一望，他覺得自己譬如是一隻在山野裏飛遊慣了的鳥，又從狹窄的籠裏飛出，飛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裏來了。

東梓關在富春江的東岸，錢塘江到富陽而一折，自此以上，有富春江，已經將東西的江流變成了南北的向道。輪船在途中停了一二處，就到了東梓關的埠頭。東梓關雖則去縣城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但文樸因自小就在外面飄流，所以只在極幼小的時候因上祖墳來過一次之外，自有確實的記憶以後却從還沒有到過這一個在他們的故鄉也是很有名的村鎮。

江上太陽西斜了，輪船在一條石砌的碼頭上靠了岸，文樸跟着幾個似乎是東梓關附近土著的農民上岸之後，第一就問他們，徐竹園先生是住在那裏的。

「徐竹園先生嗎？就是那間南面的大房子！」



一個和他一道上岸來的農民在岸邊站住了，用了他那隻耆老曲屈的手指，向南指點了一下。

文樸以手遮着日光，舉頭向南一看，只看出了幾家疏疏落落的人家，和許多樹葉脫盡的樹木來。因稻已經收割淨了，空地裏草場上，只堆着一堆一堆的乾稻草在那裏反射陽光。一處離埠頭不遠的池塘裏，遊泳着幾隻家畜的鴨，時而一聲兩聲的在叫着。池塘邊上，水淺的地方，還浸着一隻水牛，在水面上擎起了牠那個兩角嶙嶙的牛頭，和一雙黑沉沉的大眼，靜靜兒的在守視着從輪船上走下來的三五行旅之人。村子裏的小路很多，有些是石砌的、有些是黃泥的，只有一條石板砌成的大道，曲折橫穿在村裏的人家和那池塘的中間，這大約是官道了，文樸跟着了那個剛纔教過他以徐先生的住宅的農夫，就朝南順着了這一條大道走向前去。

東梓關的全村，大約也有百數家人家，但那些鄉下的居民似乎個個都很熟識似的，文樸跟了農夫走不上百數步路，卻聽他把自那裡來爲辦什麼事去的歷史述說了

一二十次，因為在路上遇見他的人，個個都以同樣的話問他一句，而他總也一邊前進，一邊以同樣的話回答他們，直到走上了一處有四五條大小的叉路交接的地方，他的去路似乎和文樸的不同了，高聲一喊，他便喊住了一位在一條小路上慢慢向前行走的中老農夫，自己先說了一遍自何處來為辦什麼事而去的歷史，然後纔將文樸交託了他，託他為領到徐先生的宅裏，他自己就順着大道，向前走了。

徐竹園先生的住宅，果然是近鄰中所少見的最大的一所，但牆壁樑棟，也都已舊了，推想起來，大約總也是洪楊戰後所築的舊宅無疑。文樸到了徐家屋裏，由中老農夫進去告訴了一聲，等了一會，就走出來了一位面貌清秀，穿長衫作學生裝束的青年。聽取了文樸的自己介紹和來意以後，他就很客氣地領他進了一間光線十分充足的廂房。這時候的時刻雖則已進了午後，可是門外面的晴冬的空氣，乾燥得分外鮮明，平西的太陽光線，也還照耀得輝光四溢，而一被領進到了這一間分明是書室兼臥房的廂房的中間，文樸覺得好像已經是寒天日暮的樣子了。廂房的三

壁，各擺滿了許多冊籍圖畫，一面靠壁的牀上，隱設着一個長方的紫檀煙托，和一盞小小的油燈。文樸走到了牀鋪的旁邊，躺在牀上，剛將一筒煙抽完的徐竹園先生也站起來了。

「是樸先生麼？久仰久仰。令堂太太的身體近來怎麼樣？請躺下去息息罷，輪船裏坐得不疲乏麼？彼此都不必客氣。就請躺下去息息，我們可以慢慢的談天。」

竹園先生總約莫有五十歲左右了，清癯的面貌，雅潔的談吐，絕不像是個未見世面的鄉下先生。文樸和他夾着烟盤躺下去後，一邊在看他燒裝捏吸，一邊也在他停燒不吸的中間，聽取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當壯年期裏所以要去學醫的由來。

東梓關的徐家，本來是世代著名的望族，在前清嘉道之際，徐家的一位豪富，也曾在北京任過顯職，嗣後就一直沒有脫過科甲。竹園先生自己年紀輕的時候，也曾做過救世拯民的大夢，可是正當壯年時期，大約是因為用功過了度，在不知不覺

的中間，竟傳染上了吐血的宿疾，於是大夢也醒了，意志也灰頹了，翻然悔悟，改變方針，就於求醫探藥之餘，一味的看看醫書，試試藥性，像這樣的生活，到如今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

「就是這一口煙……」

徐竹園先生繼續着說：

「就是這一口煙，也是那時候吸上的。病後上的癮，真是不容易戒絕，所以我勸你，要根本的治療，還是非用藥石不行。」

世事看來，原是塞翁之馬，徐竹園先生因染了疾病，纔絕意於仕進，略有餘閒，也替人家看看病，自己讀讀書，經管祖上的遺產，每年收入，薄有盈餘，就在村裡開了一家半施半賣的春和堂藥舖。二十年來，大局盡變，徐家其他的各房，都因為宦途艱險，起落無常之故，現在已大半中落了，可是徐竹園先生的一房，男婚女嫁，還在保持着舊日的興隆，他的長子，已生下了孫兒，兩代見面了。

文樸靜躺在煙舖的旁，一邊在聽着徐竹園先生的述懷，一邊也暗自在那裏下這樣的結論，忽而前番引領他進來的那位青年，手裏拿了一盞煤油燈走進了房來，並且報告着說：

『晚飯已經擺上了！』

徐竹園先生從牀上立了起來，整整衣冠，陪文樸走上廳去的中間，文樸纔感到了鄉下生活的悠閒，不知不覺，在煙盤邊一躺，卻已經有三四個鐘頭飛馳過去了。豐盛的一餐夜飯吃完之後，自然的就又走回到了煙舖。竹園先生的興致愈好了，飯後的幾筒煙一抽，談話就轉到了書版掌故的一方面去。因為文樸也是喜歡收藏一點古書骨董之類的舊貨的，所以一談到了這一方面，他的精神，也自然而然地振作了一下。

竹園先生更取出了許多收藏的碑硯，明版的書籍，和傅青主手寫的道情卷冊來給文樸鑒賞，文樸也將十幾年來在外面所見過的許多珍彝古器的大概說給了徐先生

聽。聽到了歐戰期間，巴黎博物院裏保護古物的苦心的時候，竹園先生竟以很新的見解，發表了一段反對戰爭的高論。爲證明戰爭的禍患無窮，與只有和平的老百姓受害獨烈的實際起見，他最後又說到了這東梓關地方的命名的出處。

東梓關本來是叫作『東指關』的。吳越行軍，到此暫駐，順流直下，東去就是富陽山嘴，是一個天然的關險，是以行人到此，無不東望指關，因而有了這一個名字。但到了明末，倭寇來侵，江浙沿海一帶，處處都遭了蹂躪，這兒一隅，雖然處在內地，可是烽煙遍野，自然也民不安居。忽而有一天晚上，大兵過境，將此地土著的一位農民強拉了去。他本來是一個獨子，父母都已經去世了。只剩下兩位弱妹，全靠憑他的力田所入，來養活三人的。哥哥了被拉了去後的兩位弱妹，當然是沒有生路了，於是只有朝着東方她們哥哥被拉去的方向，舉手狂叫，痛哭悲號，來減輕她們的憂愁與恐怖。這樣的哭了一日一夜，眼睛裡哭出血來了，突然間天上就起了狂風，將她們的哭聲遠送到了她們哥哥的耳裏。她們哥哥這時候正被鐵練鎖

着，在軍營裏服牛馬似的苦役。大風吹了一日一夜，他流着眼淚，遠聽她們的哭聲也聽了一日一夜。直到第三天的天將亮的時候，他拖着鐵鍊，爬到了富春江下流的錢塘江岸，縱身一跳，竟於狂風大雨之中跳到了正在漲潮的大江心裏。同時他的兩位弱妹，也因為哭了二日二夜，眼睛裡的血也流完了之故，於天將亮的時候在「東指關」的江邊，跳到水裏去了。第三天天晴風息，「東指關」的住民早晨起來一看，附近地方的樹頭，竟因大風之故，盡曲向了東方，當時這裏所植的都是梓樹，所以以後，地名就變作了東梓關。過了幾天，潮退了下去，在東梓關西面的江心裏，忽然現出了兩大塊岩石來，在這兩大塊岩石旁邊，她們兄妹三人的屍體却顏色如生地靜躺在那裏，但是三人的眼睛，都是哭得紅腫不堪的。

「那兩大塊岩石，現在還在那裏，可惜天晚了，不能陪你看。……」

徐竹園先生慢慢地說：

「我們東梓關人，以後就把這一堆岩石稱作了「姊妹山」，現在歲時伏臘？也

還有人去頂禮膜拜哩！戰爭的毒禍，你說厲害不厲害？」

將這一大篇故事述完之後，竹園先生就又大口的抽了兩口煙，咕的喝了一口濃茶，點上一枝雪茄，放到嘴裏嚼上了，他就坐了起來對文樸說：

「現在讓我來替你診脈罷！看你的臉色，你那病還並沒有什麼不得了的。」  
伏倒了頭，屏絕住氣息，他輕一下重一下的替文樸按了約莫有三分鐘的脈，又鄭重地看了一看文樸的臉色和舌苔，他却好像已經得到了把握似地歡笑了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你這病還輕得很着呢！我替你開兩個藥方，一個現在暫時替你止血，一個你以後可以常服的。」

說了這幾句話後，他又凝神屏氣地向洋燈注視了好幾分鐘，然後伸手磨墨，預備寫下那兩張藥方來了。

這時候時間似乎已經到了夜半，沈沈的四壁之內，文樸只聽見竹園先生磨墨的聲音響得很厲害。時而窗外面的風聲一動，也聽得見一絲一絲遠的犬吠之聲，但四



面却似乎早已經是睡盡了。文樸一個人坐在竹園先生的背後，在這深夜的沈寂裏靜靜的守視着他這種聚精會神的神氣，和一邊咳嗽一邊伸紙吮筆的風情，心裏頭卻自然而然起了一種畏敬的念頭。

「啊啊，這的確是名醫的風度！」

文樸在心裏想：

「這的確是名醫的樣子，我的病大約是有救藥了。」

竹園先生把兩個藥方開好了，擱下了筆，他又重將藥方仔細檢點了一遍。文樸立起來走向了桌前，接過藥方，就弓身道了個謝，旋轉身又和竹園先生躺下在煙盤的兩旁。竹園先生又抽了幾口之後，廳上似乎起了一點響動，接着就有人送點心進來了，是熱烘烘的一壺酒，四碟菜，兩碗麪。文樸因為食慾不佳，所以只喝了一杯酒就擱下了筷。在陪着竹園先生進用飲食的當中，他卻忍不住地打了兩個呵欠。竹園先生看見了，向房外叫了一聲，白天的那位青年就走了進來，執着燈陪文樸進了

## 一間小小的客房。

文樸睡不上幾個鐘頭，窗外面已經有早起的農人起來了，一睡醒後，他第二覺是很不容易睡着的，撩起帳子來一看，窗外面似乎依舊是乾燥的晴天。他張開眼想了一想，就匆匆地披衣著襪，起身走出了臥牀。徐家的上下，除打洗臉水來的用人之外，當然是全家還在高臥。文樸問用人要了一副紙筆，向竹園先生留下了一張打擾告罪的字條，便從徐家走了出來。因為下水的早班輪船，是於八點前後經過東梓關埠頭的，他就想乘了這班早班，重回到他老母的身邊去，在徐家服藥久住，究竟覺得有點不便。

屋外面的空氣，着實有點尖寒的難受，可是靜躺在晴冬的朝日之下的這東梓關的村景，卻給與了文樸以不能忘記的印象。

一家一家的瓦上，都蓋上了薄薄的晨霜。枯樹枝頭，也有幾處似金鋼石般地在返射着剛離地平綫不遠的朝陽光綫。村道上來往的人，並不見多，但四散着的人家

煙突裏，卻已都在放出同天的顏色一樣的炊煙來了。隔江的山影，因為日光還沒有正射着的緣故，濃黑得可怕，但朝南的一面曠地裏，卻已經洒滿了金黃的日色和長長的樹影之類。文樸走到了江邊，埠頭還不見有一個候船的人在等着，向一位剛自江裏挑了一擔水起來的工人問了一聲，知道輪船的到來，總還有一個鐘頭的光景。文樸呆呆地在埠頭立了幾分鐘，舉頭更向徐竹園先生的那所高大的房屋一望，看見他們的朝東的一道白牆頭上，也已經晒上了太陽了。

「大約像他老先生那樣舒徐渾厚的人物，現在總也不多了罷？這竹園先生，也許是舊時代的這種人物的最後一個典型！」

心裏這樣的想着，他腦裏忽而想起了「昨晚上所談的一宵閒話。」

「像這一種夜談的情景，卻也是不可多得的。龔定庵所說的「小屏紅燭話冬心」，趣味那裏有這樣的悠閒雋永。」

「小屏——紅燭——話——冬心！」「小屏——紅燭——話——冬心！」茫然在口

裏這樣輕輕念了幾句，他的面前，卻忽而又閃出了一個年紀很輕的挑水的人來。那少年對他望了幾眼，他倒覺得有點難爲情起來了，踏上了一步，他就只好借點因頭來遮蓋遮蓋自己的那一種獨立微吟的蠢相。

『小弟弟。要看姊妹山，應該是怎麼樣的走的。』

『只教沿着岸邊，朝上直跑上去就對。』

『謝謝你！』

文樸說了這一句謝詞，沿江在走向姊妹山去的中間，那少年還呆立在埠頭的朝陽裏，在默視着這位瘋不像瘋，癡不像癡的清瘦的中年人的背影。

一九二三年九月。

這一篇短篇，是『煙影』（寒灰集）『紙幣的跳躍』（蕙薇集）兩篇的續篇。

作者附註



## 碧浪湖的秋夜

### 一

雍正十三年夏天，中國全國，各地都蒸熱得非常。北京城裏的冰窖營業者，大家全發了財，甚至於雍正皇帝，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

可是因為夏天的乾熱，勢頭太猛了的結果，幾陣秋雨一下，秋涼也似乎來得特別的早。到了七月底邊，早晚當日出之前與日沒之後的幾刻時間，大家非要穿夾襖

不能過去了。

偏處在杭城北隅，賃屋於南湖近旁，只和他那年老的娘兩口兒在守着清貧生活的厲鶚，入秋以後，也同得了重生似地又開始了他的讀書考訂的學究生活。當這一年夏天的二三個月中間，他非但因中暑而害了些小病，就是在精神上也感到了許多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不快。素來以兇悍著名的他的夫人蔣氏，在端午節邊前幾日又因嫌他的貧窮沒出息，老在三言兩語的怨嗟毒罵，到了端午節的那一天中午，他和他娘正在上供祭祖的時候，本來就同瘋了似地歌哭無常的她，又在廂房裏哭着罵起來了。他娘走近了她的身邊，向她勸慰了幾句，她倒反而是相罵尋着了對頭人似的和這年老的娘大鬧了起來，結果只落得厲鶚的去向他娘跪泣求饒，而那悍婦蔣氏就一路上號哭着大罵着奔回到了娘家。她娘家本係是在東城腳下，開着一家小鋪子的，家裏很積着有幾個錢，原係厲鶚小的時候，由厲老太太作主，爲他定下來的親。這幾年來，一則因爲厲鶚的貧窮多病，二則又因爲自己的老沒有生育，她的沒

有教養的暴戾的性情，越變得蠻橫悍潑了。

那一天晴爽的清秋的下午，厲鶚在東廂房他的書室裏剛看完了兩卷宋人的筆記，正想立起身來，上坐在後軒補綴衣服的他娘身邊去和她談談，忽而他却聽見了一個男子的腳聲步，從後園的旁門裏走了進來。

「老太太，你在補衣服麼？」

「唉，福生，你說話說得輕些，雄飛在那兒看書。你們的賬，我過幾天就會來付的。」

他的娘輕輕地在止住着他，禁他放大聲音，免得厲鶚聽見了要心裏難受的。這被叫作福生的男子，却是後街上米舖子裡的一位掌櫃，厲家欠這米舖子的賬，已積欠了着實不少，而這福生的前來催索，今天也不是第一次了。米店裏因厲家本是孝廉公的府上，而這位老太太和孝廉公自己，平日又是非常謹慎慈和的人，所以每次前來討賬，總是和顏悅色地說一聲就走的。福生從後園的旁門裡重新走了出去之後，正



想立起身來上後軒去和他娘攀談的厲鷄，却呆舉着頭，心裏又憂鬱了起來。呆呆地默坐了一會，拿起煙袋來裝上了一筒煙，嘴裏啊啊的嘆了一聲，輕輕念着：『東邊日出西邊雨，南阮風流北阮貧』，他就立起來踏上了後軒，去敲火石點煙吸了。一邊敲着火石，一邊他就對他娘說：

『娘，我的窮，實在也真窮得可以，倒難怪蔣氏的每次去催她，她總不肯回來。……』

敲好火石，點煙吸上之後，他又接着對他娘說：

『娘，今晚上你把我那件錦綢綿袍子拿出去換幾個錢來，讓我出門去一趟，去弄牠一筆大款子進來，好預備過年。……』

說着，吸着煙，他又在後軒裏徘徊着踱了幾圈。舉頭向後園樹梢的殘陽影子看了一眼，他突然站立住腳，同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頭看向了她的娘，又問說：

『娘，我的那件夾袍，還在裏頭麼？』

「唉，還在裏頭。」

他的娘却只俯着頭，手裏仍繞着針線，眼也不舉一舉，輕輕地回答了他一聲，又躊躇莫決地踱了一圈，走上他娘的身邊來立住了脚，他纔有點羞縮似的微笑着，俯首對她說：

「娘，那件夾的要用了，你替我想個法子去贖了出來，讓我帶了去。」

他娘也抬起頭來了，同樣地微笑着對他說：

「你放心罷，我自然會替你去贖的，你打算幾時走？」

「就坐明天的夜航船去，先還是到湖州去看看。」

母子倆止親親熱熱地，在這樣談議着的時候，太陽已漸漸地漸漸地落下了山去。靜靜兒在廚下打瞌睡的那位厲家的老用人李媽，也拖着一隻不十分健旺的跛脚，上後園的井邊去淘夜飯米去了。

從杭州去湖州，要出北關門，到新關的船埠頭去趁夜航船的。沿運河的四十五里塘下去，至安溪奉口，入德清界，再從餘不溪中，向北直航，到湖州的南城安定門外霽溪埠頭爲止，路雖則只有一百數十餘里，但在航船上卻不得不過一夜和半天，要坐十幾個時辰纔能到達。

爲兒子預備行裝，忙了一個上午的厲老太太，吃過中飯，又在後軒坐下了，在替她兒子補兩雙破襪。向來是勤勞健旺的這位老太太，究竟是年紀大了，近來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衰老。頭上的滿頭白髮，倒還不過是表面的徵象，這一二年來，一雙眼睛的老花，却使她深深地感到了年齒的遲暮，並且同時也感到了許多不便。譬如將線穿進針裏去的這一件細事，現在也非要戴上眼鏡，試穿六七八次，纔辦得了了。她綿密周到地將兩雙襪子補完之後，又把兒子的衣箱重理了一理，看看前面院

子裏的太陽，也已經斜得很西，總約莫是過了未刻的樣子，但吃過中飯就拿了些銀子出去剃頭的屠鷄，到這時候却還沒有回來。

『雄飛這孩子，不知又上那裏去了。』

斜舉起老眼，一面看着院子裏的陽光角度，一面她就自言自語地這樣輕輕說了一聲。走回轉身，到了後軒，她向廚下高聲叫了李媽，命她先燒起飯來，等太少爺回來，吃了就馬上可以起身，因為雖然坐的是轎子，比步行要快些，但從她們那裏，趕出北關，却也有十多里地的路程，并且北關門是一到酉刻，就要下鎖的。

等飯也燒好，四碗蔬菜剛擺上桌子的時候，久候不歸的屠鷄，卻頭也不剃，笑嘻嘻地捧了一部舊書回來了。一到後軒，見了他娘，他就歡天喜地的叫着說：

『娘，我又在書舖裏看到了這部珍寶，所以連剃頭的錢都省了下來買了牠。有這一部書在路上作伴，要比一個書童或女眷好得多哩！』

說着他連坐也不坐下來，就立着翻開了在看。他娘縞着眉頭，看了看他的瘦長的身

體和清癯的面貌，以及這一副呆癡的神氣，也不覺笑開了她那張牙齒已經掉落了的小嘴。一面笑着搖着頭，一面她就微微帶着非難似地催促他說：

「快吃飯罷！轎子就要來了哩，快吃完了好動身，時候已經不早了。看你這副樣子，頭也不剃一個，真像是剛從病床上起來的神氣。」

匆匆吃完了飯，向老母用人叮囑了一番，上轎出門，趕到北關門外，坐在轎子裏看着剛纔買來的那部宋人小集的厲鶚，已經覺得書上面的字跡，有點黑暗模糊，看不大清楚了。又向北前進了數里，到得新關碼頭走下轎來的時候，前後左右，早就照滿了星星的燈火，航船埠頭特有的那種人聲嘈雜的混亂景象，却使他也起了一種飄泊天涯的感觸。航船裏的舟子，是認識這位杭城的名士樊榭先生的，今年春間，他還坐過這一隻船，從湖州轉回杭州來，當時上埠頭來送他的，全是些湖州有名的殷富鄉紳，像南城的奚家，吳家，竹溪的沈家各位先生，都在那裏。所以舟子從灰闇的夜空氣裏，一看見這位清癯瘦削的厲先生下了轎子，就從後艙裏搶上了岸。

『樊樹先生，上湖州去麼？我們真有緣，又遇着了我的班頭。……前一月我上竹溪去，沈家的幾位少爺還在問起你先生哩。他問我近來船到杭州有沒有跑進城去，可聽到什麼關於廣先生的消息，……他似乎是知道了你在害病，知道了……知道了……』曷亨，曷亨……知道了你們家裏的事情……』

舟子這樣的講着，一面早將行李搬入了中艙，扶腐鶚到後艙高一段的地方去坐下了。面上滿裝着微笑，對舟子只在點頭表示着謝意的他，聽了舟子的這一番話，心裏頭又深深地經驗到了那種在端午節前後所感到過的不快。

『原來那潑婦的這種不孝不敬，不淑不貞的行徑，早已惡聲四布了！』

心裏頭老是這樣的在迴想着，這一晚他靜聽聽櫓聲的啾呀，躺睡在黑闇的艙中被裏，直到了三更過後，方纔睡熟。

第二天從惡夢裏醒了轉來，滿以為自己還睡在那間破書堆滿的東廂房裏，正在擦着眼睛打呵欠的時候，舟子却笑嘻嘻地進艙來報告着說：

「樊榭先生，醒了麼？昨天後半夜起了東南風，今天船特別到得早，這時候還沒有到午刻哩。我已經上岸去通知過奚家了：他們的轎子也跟我來了在埠頭上等着你，」

三

一聽見厲鶚到了湖州，他的許多舊友，就馬上聚了攏來。那一天晚上，便在兩城奚家的鮑氏溪樓，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來會的人，除府學教官及歸安烏程兩縣的縣學老師之外，還有吳家的老丈，竹溪沈家的弟兄，叔姪五六人。他們做做詩，說說笑話，互相問問各舊友的消息。一場歡宴直吃到三更光景，方纔約定了以後的遊叙日程，分頭散去。

厲鶚上吳家去住住，到府學的尊經閣東面桂花廳去住宿，上峴山道場山下菰城等地方去登登高，又搖着小艇，去浮玉山衡山漾後莊漾等澤國去看看秋柳殘荷，接

連就同在夢裏似的暢遊了好幾天。天氣也日日的晴和得可愛，桂花廳前後的金銀早桂，都暗暗的放出微香來了，而旁晚的一鉤新月，也同畫中的風景似地，每隱約低懸在藍蒼的樹梢碧落之西，處身入了這一個清幽的環境之內，而日日相見的又儘是些風雅豪爽的死生朋友，所以他在湖州住不上幾日，就早把這三個月以來的懊惱鬱悶的憂懷滌淨了。

有一天晚上，白天剛和沈氏兄弟去遊了善山常照寺回來，在沈家城裏的那間大宅第的西花廳上吃晚飯。吃過晚飯，將烟和茶及菓實等都搬到了花園的茅亭裏面，厲鶚和沈六就坐了下來，一邊吸烟談天，一邊在賞那晴空裏的將快圓了的月亮。

『太鴻兄，月亮就快圓了，獨在異鄉爲異客，你可有花好月圓的感觸？』

這是沈家最富有的一房裏大排行第六的幼叔，含着一臉藏有什麼陰謀在心似的微笑，向厲鶚發的問話。厲鶚靜吸着烟，舉頭呆對着月亮，靜默了好一會，方纔像在和月亮談天似的輕輕獨語着說：



「唉！人非木石，感觸那裏會沒有？……可是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萬事也只好不了了之。……」

又吸了幾口烟後，重復繼續着說：

「春月原不能使我大喜，但這秋月倒的確要令人悲哀起來！……」

幼牧就放聲笑了起來說：

「我想施一點法術在你的身上，把這秋月變成一個春月，你以為怎麼樣？」

「那只有神仙，纔辦得到。」

「你若是不信的話，那我同你去遊湖去，未到中秋先賞月，古人原也會試過，

這不乘燭的夜遊，的確是能夠化悲爲喜的。」

正說到了這裏，幼牧的堂兄釋旂，却笑嘻嘻地闖入了茅亭，對兩個坐在那裏吸烟的人喝了一聲說：

「這樣好的月明之夜，儘坐在茅亭裏吞雲吐霧，算怎麼一回事？去，去，我們

去游湖去。船已經預備好了，我並且還預備了一點酒菜在那裏，讓我們喝醉了酒，去打開西塞寺的門來。」

不多一會，三人坐着的一隻竹篷軒敞的遊船，已在碧浪湖的月光波影裏蕩漾了。三夜的皎潔的月亮，正行到了浮玉塔的南面，南岸妙喜山衡山一帶的樹木山峯，都像雪夜的景緻，望過去溟濛幽遠，在白茫茫的屏障上，時時有一點一簇的黑形，和一絲一縷的銀箭閃現出來。西面道場山的尖塔，因為船在搖動的緣故，看起來絕似一個醉了酒的巨人，在萬道的波光和一天的月色裏，踉蹌舞蹈，招引着人。湖面上的寂靜，使三人的笑語聲，得到了分外的回響。間或笑語停時，則一枝柔櫓的清音，和湖魚躍水的響聲，聽了又會使人生出遠離塵世的逸想來。漸搖漸遠，船到了去浮玉塔不遠的地方，回頭一望，南門外的幾點燈火，和一排城市人家，却倒印在碧波心裏，似乎是海上的仙山。西北的弁山，東北的孺嶺，高雖則高，但因為遠了，從月光裏遙望過去，只剩了極淡極淡的蔚藍的一刷，正好做這一幅碧浪湖頭秋

月夜遊園的崇高的背景。

三人說說看看，喝喝酒，在不知不覺的中間，船已經搖過了浮玉山旁，漸漸和西南的金蓋山西塞山接近起來了，這時候月亮也向西斜偏了一點，船艙裏船篷上滿洒上了一層霜也似的月華。鷹鷂當喝了幾杯酒的微醉之後，又因為說話說得多了，精神便自然而然的興奮了起來。以一隻手捏住了煙袋，一隻手輕輕敲擊着船舷，他默對着船外面的月色山光，儘在想今天遊常照寺的事情。默坐了一會，他的詩興來了：輕輕念着哼着，不多一刻，他竟想成了一首遊常照寺的詩。

『釋旃，幼牧，我有一首詩做好了，船裏頭紙筆有沒有帶來？』

『這倒忘了。』

釋旃搔着頭回答了一聲。也是靜默着在向艙外瞭望的幼牧，却掉轉了頭來說：

『船已經到了西塞山前了，讓我們上岸去，上西塞山莊去寫出來罷？』

四

這西塞山莊，就在西塞寺下，本來是幼牧的外婆家城裏朱氏的別業，背山面湖，隔着湖心的浮玉山，遙遙與吳興的城市相對，風景清幽絕俗，是碧浪湖南岸的一個勝地。

在城裏的南街，去沈家的第宅不遠，另外還住着有一家朱家的同族的人。這一家朱家，雖則和幼牧的外婆家是五服以內的同宗，但家勢傾頹，近來只剩了一個年將五十的窮秀才在那裏支撐門戶了。這一位窮秀才雖則也會娶過夫人，但一向却沒有生育，所以就將他兄弟的一個女兒滿孃，於小的時候，抱了過來，撫爲己女。後來滿孃的親生父母兄弟姊妹都死掉了，滿孃自然把這一位伯父伯母，當作了她的親生的爺娘，而這一對朱氏老夫婦也喜歡得她比親生的女兒還要溺愛。去年的冬天，滿孃的老伯母患了肺癆病死了，滿孃雖則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但她的悲哀

傷感，比她的老伯父還要沈痛數倍。從此之後，她的行動心境，就完全變過了。本來是一個肥白愉快，天真活潑的小孩子的她，經過了這一個打擊，在幾個月中間，就變成了一個靜默端莊，深沈和藹的少婦。對於老伯父的起居飲食的用意，和一家人的調度，當然要她去一手承辦，就是伯母的喪葬雜務，以及親串中間的禮儀往還，她也件件做得周周到到，無論如何，總叫人家看不出她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來。

她的心境行動一變之後，自然而然，她的裝飾外貌，也就隨之而變了。本來是打着一條長辮的她的滿頭黑髮，因為伯母死了，無人爲她梳掠，現在却只能自己以白頭繩來梳成了一個盤髻。肥嫩紅潤的雙頰，本來是走起路來，老在顫動的，但近來却因操勞過度，悲痛煎心之故，於瘦減了幾分之外，還加上了一層透明蒼白的不健康的顏色。高劃在她的那雙亮晶晶的皺層皮大眼睛之上的兩條細長的眉毛，本來是一天到晚總暢展着在表示微笑的，現在可常常有緊鎖起來的時候了。還有在高鼻

下安整地排列在那裏的那兩條嘴唇，現在也包緊的時候多，曲笑的時候少了。全部的面貌，本來是肥白圓形的，現在一瘦，却略帶點長形起來了。從前站着小腳跑來跑去，她並不曉得穿著裙子的，現在因服孝之故，把一條白布裙穿上了，遠看起來，覺得她的本來也就很發育得完整的身體，又高了幾分。

雖則是很遠了，但幼牧和她，却仍是中表。又因居處的相近，和那位老秀才的和藹可親的緣故，幼牧平時，也常上她們家裏去坐坐，和這孤獨的老娘舅小表妹等談些閒天，所以他的朋友的這位杭州名士厲樊榭先生，她們父女原也會看見過聽到的。

今年夏天，正當厲鵝母子，在受蔣氏的威脅的時候，消息傳到了湖州，幼牧也會將這事情，於不意之中，向她們父女倆說了一陣。說到了厲老太太的如何慈和明達，厲鵝的如何清高純潔，而蒼天無眼，却偏使他既無子嗣，又逢悍婦的地方，她們父女倆，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因為老秀才也想起了自己的年高無子，而滿孃

却從慈和明達的厲老太太身上想到了她的已故的伯母。

這一回當厲鶚的來遊之日，幼牧一見了他的衰瘦的容顏和消沈的意態，就想起他的家庭，因而也想到了滿孃。自從那一晚在鮑氏溪樓會宴之後，幼牧就走下了爲滿孃撮合的決心。他乘機先於朱秀才不在的中間，婉轉向滿孃露了一點口風，想看看她的意向如何。聰慧的滿孃，一得到了幼牧的諷示，早就明白了，立時便漲紅了臉，俯下了頭，一點兒可否的表示也沒有。幼牧因她的不堅決拒絕的結果，覺得這事情在她本人，是沒有什麼的了，所以以後便一次一次的向朱老娘舅費了許多的唇舌。起初朱老秀才，一定不肯答應，直到後來幼牧提出了兩條條件之後，他方纔不再堅持下去了。以己度人，他覺得爲無後者續續嗣，也是一種功德，而樊榭先生的人格天才，也不是可和尋常一例的人相比的；更何況幼牧所擔保的兩條條件，一，結親之後，兩人仍復住在湖州，二，他老自己的養老歸山等問題，全由幼牧來替他負責料理，又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幼牧於這幾日中間，暗暗裏真不知費盡了幾多的心血。朱家答應之後，接着就是辦粧奩，行聘禮等雜事的麻煩了。到了八月十二，差不多的事情，都已經籌劃得停停當當了，可是平日每清介自守，毫末不肯以一己之事而累及他人的厲鶚，卻還是一個問題。幼牧對此，當然是也有幾分把握的，因為一，厲鶚並不是一位口是心非的假道學，二，他萬一不願意的話，那在湖州的他的舊友多人，都是幼牧的幫手，就是用了強制手段，也可以辦得下去的。幼牧對此事的把握是雖然有幾分的，可是到了最後，萬一這當事的主人公，假若有點異議，那也是美中不足的恨事，所以這十三夜的月下遊湖，也是幼牧和繆旂預先商定了的暗中的計劃。先一日幼牧已經擇定了西塞山莊，為滿孃的發奩發輪的地方；父女兩人，早已從南街遷過去住在那裏了。今天白天的去遊常照寺，本來也是想順路引厲鶚上西塞山莊去吃晚飯的，但因爲事情太急，廚子預備不及，所以又坐轎轉回了城裏。但剛在吃晚飯的時候，從西塞山莊又來了傳信的人，說一切已經準備好了，於是他們就決定了這月夜的遊



薄。

## 五

月亮恰好到了好處，酒又喝得有點微醉，詩興也正濃的厲鶚，一到西塞山莊的延秋閣上，幼牧就爲他介紹了他的老娘舅和表妹。厲鶚在紅燈影裏，突然間見了這淡裝素服的滿孃，却也同小孩子似的害起了羞來。先和朱秀才談了一陣，後來也同先生問學生似地，親親熱熱的問了滿孃的年紀，問她可會讀書，可有兄弟姊妹。幼牧在旁邊聽着倒有點急起來了，只怕事情要拆穿，所以一把拖了厲鶚，就上挹翠樓上跑，說：

『先去寫詩去，談天落後好談的。』

這挹翠樓是西塞山莊裏風景最好的地方。上了這樓，向西北開窗望去，不但碧浪湖中的一山一水，歷歷盡在目前，就是弁山的遠岫，和全市的人家，也是若近若遠，

有招之即來的氣勢。厲鶚在樓上寫好了詩，幼牧就教廚子擺上酒菜，撤去燈燭，向西北開窗，再看月亮。這時候大約總在二更之後的戌亥之交，月光剛剛正對着樓面。燈燭撤後，這四面懸空的搢翠樓中，照得通明徹透，似乎是在浸水裏的樣子。

厲鶚喝喝酒，看看四面的山色湖光，更唱唱自己剛纔寫好的那首詩，一時竟忘記了是身在人間了，幼牧更琅琅背誦起了厲鶚自己也滿覺得是得意的他的遊仙詩來。當背誦到了『只恐無端賺劉阮，洞門不許種桃花』的兩句的時候，幼牧却走了過去拉住了厲鶚的手坐下問他說：

『剛纔在延秋閣上我種的那株桃花怎麼樣？』

厲鶚大笑了起來說：

『罪過罪過，那並不是桃花，雅靜素潔，倒大有羅浮仙子的風韻，若係桃花，當然也是白桃花之類的上品。』

『那麼你究竟願不願意做西塞山前的劉阮呢？』

『真是笑話，沈郎已恨蓬山遠，這不是你的意思麼？』

『那麼我再背一句你的遊仙詩來問你，「明朝相訪向蓬萊」，何如？』

說到了這裏，幼牧就在談話之中除去了諧謔的語調，緩慢地深沈地說出了他這幾日來所費的苦心，和在湖州的舊友一同對他所抱有的熱意與真誠。厲鶚起初聽了，還以為是幼牧有意在取笑作樂，但一層一層，一件一件的聽到後來，他的酒醉得微紅的臉上，竟漸漸的變了色顏，末了却亮晶晶地流起眼淚來了。幼牧於說完了滿孌的身世，及這一回的計劃籌備之後，別的更沒有什麼話說了，便也沈默了下去，看向了窗外。三人在樓上的月光裏默默的坐了好一會，西塞寺裏的夜半的鐘聲，却隱隱的響過來了，厲鶚就同夢裏醒轉來似的，立起了身，走入了幼牧繹旃二人的中間，以兩手拍着他們的肩背，很誠摯地說：

『好，我就承受了你們的盛意，後天上鮑氏溪樓去迎娶這位新人。可是，可是，是，……咳……』

說到了這裏，他的喉嚨又哽咽住成了淚聲，幼牧繹旃不讓他說完，就扶着他同拖也似地拉他下了樓，三人重復登舟搖回到了城裏。

八月十五，天上半點雲影星光都看不出來，一輪滿月，照徹了碧浪湖的山腰水畔。南城的鮑氏溪樓上，點得燈燭輝煌，坐滿了吳興闈羣的衣冠文士。到了後半夜，大家正在興高彩烈。計議着如何的限韻分題，如何的鬧房賭酒的中間，幼牧卻大笑着，匆匆從樓下跑了上來，拿着一張紅箋，向大家報告着說：

『題和韻都有了，是新貴人出在這裏的，這是他的原作，只教各人和他一首就對。可是鬧房的這一件事情，今天却很爲難。因爲新人夫婦，早就唱曲吹簫，逃向西陵去了。不過大家要明白，這樊樹先生，是一位孝子，他只怕不告而取，要得罪厲太夫人，所以纔急急的回去，大約不上幾日，仍舊要回湖州來的，讓我們到那時候，再開幾天新房，也還不遲。』

說完之後，大家都笑罵了起來，說幼牧是尙奸細，放走了這一對新人。其實呢，這的確也是幼牧的詭計，因為滿孃厲鵝，兩人都喜歡清靜的，若在新婚的初夜，就被關一晚，也未免太使她們吃虧了，所以他就暗中雇就了一隻大船，封了二百金婚儀，悄悄在月下送她們回了杭州。

幼牧拿上樓來，許多座客在那裏爭先傳觀的那首厲鵝的詩，卻是一首五古：

中秋月夜吳興城南鮑七溪樓作

銀雲洗鷗波，月出玉湖口，照此樓下溪，交影臥槐柳，圓輝動上下，  
素氣浮左右，坐渾月入樓，寂寂人定後，裴徊委枕簟，窈窕穿戶牖，  
言念嬋媛子，牽蘿凝佇久，納用沈郎錢，笑沽烏氏酒，白蘋張佳期，  
彤管勞摻手，乘月下汀州，遙山半銜斗，明當渡江時，復別溪中叟。

六

悼亡姬十二首(并序)乾隆七年壬戌正月續撰厲鶚作。

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遊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於碧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攝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侶，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辛酉初秋，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沈縣半載，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憶，爰寫長謠，以摯幽恨。

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藥來時人似玉，一匳空去月如烟，第三  
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闌重倚榻，那堪腸斷數華年。

門外鷗波色染藍，舊家曾記住城南，客遊落托思尋藕，生小纏絲學養蠶，失母可憐心耿耿，背人初見髮鬢鬢，而今好事成彈指，猶賸蓮花插戴簪。

悵悵無言臥小窗，又經春雪撲寒缸，定情願兔秋三五，破夢天鷄淚一雙，重問楊枝非昔伴，漫歌桃葉不成腔，妄緣了卻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龐。

東風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響不聞，梵夾呼名翻滿字，新詩和恨寫廻文，虛將後夜籠鴛被，留得前春簇蝶裙，猶是踏青湖畔路，殢宮芳草對斜曛。

姬人權唐西  
湖之南。

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薄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閱瀝盲女彈詞話，危托尼媼祝夢妖，幾度氣絲先訣絕，淚痕兼雨洗芭蕉。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擲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頰低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

零落遺香委暗塵，更參繡佛懺前因，永安錢小空宣子，續命絲長不繫人，再世韋郎嗟已老，重尋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應腸斷，齊向州前泣白蘋。

郎主年年耐薄遊，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椀，怕寒重與理薰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尙憶否？

何限傷心付阿灰，人間天上兩難猜，形非通替無由賭，淚少方諸寄不來，嫩萼忽聞拚猛雨，春酥忍說化黃埃，重三下九嬉遊處，無復蟾鈎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驚，春醪誰分不同傾，銜悲忍死留三日，愛潔耽香了一生，難忘年華柑尙剖，瞥過石火藥空擎，祇餘陸展星星髮，費盡愁霜染得成。

婦人歿之前一夕，索手擊溫柑，尙食其半。

約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氣落梅風，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妝樓一夕空，吳語似來窗眼裏，楚魂無定雨聲中，此生只有關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

舊隱南湖淥水旁，穩雙棲處轉思量，收燈門巷炊微雨，汲井簾櫳泥早涼，故扇也應塵漠漠，遺鈿何在月蒼蒼，當時見慣驚鴻影，纔隔重泉便渺茫。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 遲 桂 花

××兄：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爲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

舖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問，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床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為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這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真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通問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

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爲這胸腔的惡病所壓倒，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裏同住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

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開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只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細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真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我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回家

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有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却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為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這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中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順。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為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

的天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眞真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夠和他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候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却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攀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却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擱就又擱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却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却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爲我

定下的，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却着實還有一點可觀。并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却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族感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鈎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去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



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贖儀路着。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年的秋天，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却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呆，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纔合着眼淚，將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全帖尋檢出，交還了原媒。

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旁晚，我和同族隣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却似乎是個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覺覺，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沈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却永遠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了的樣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吊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嗇，小姑的刻薄尖酸，和

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閑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的時候所習慣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却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她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

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被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決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沈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個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專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這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并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了一個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為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強地幹起

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講婚了。新娘是近鄰鄉村裡的一位考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為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來，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閒便度過了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她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并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強健，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個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望草藥一樣，勉強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爲，覺得在這世上

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歷的九月十二。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吃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願一回願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有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所不會

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

罷！

→ 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剛在北平住了個把月，重回到了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舖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托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為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托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却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之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問聞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裡，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的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厲害了。住不上幾天，一位

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也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遷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大學裏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却一向還不會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裡也觸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見了他的沉靜而又清澈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冥想，而樓下的家人卻來催吃晚飯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裡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彙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地消磨在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雇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



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雇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倌以去翁家山的路經，他便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座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了好了。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個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到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了三五十度斜角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刻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很詳細地告訴我說：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還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

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煙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歇了一歇，回頭向南東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豕山是在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煙霞洞我兒時也曾來過的，但當這樣晴爽的秋天，於這一個西下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卻還不會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羨慕翁則生他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忽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不會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真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腳下的樹叢深處，却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噙，東噙地這鐘聲實在真來得緩慢而淒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腳根，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個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煙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箭路遠的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翁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却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會來也沒有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

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却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鎮靜下去了，便很腴膜地對我一笑。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她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他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纔輕輕地回答我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來，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

這沈靜清澈的聲音，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為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個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真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臺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客堂後面的側門裏，却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清癯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的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色一樣的。似乎是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為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上還在說，說你若要來，他打算進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

他來罷，怕他真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

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下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却踏着很平穩的腳步，走出大門，下臺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輕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去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個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

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臺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見方的空地，再下兩級臺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為都是平屋，所以擋不殺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

的，却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空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腳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烟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真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腳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清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室，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却使我想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瑯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豪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墨色的鮮艷，字跡的秀腴。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柔媚。翁家的世代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真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沈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

「走進客堂，他握住了我的兩手，儘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候，三人纔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盆裏放着三碗搬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  
她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怕還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他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們的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為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敢老下去吓。并且媳婦兒也還不會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



「會，就重新想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他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很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倒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囁嚅困惑的中間，她娘却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話，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師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罵般的說：

「自然是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子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掀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在綠燦燦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爲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碗喝了一口，他就對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得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麼？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纔有味哩！因爲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却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儘是這種濃艷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

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開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來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卻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為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竟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

在守視着他，看他走出了公寓，也就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

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衝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的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裡走到了夜半方纔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去自殺的，但因爲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藉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愈後，就一直的爲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曾和你說過，』

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

## 沈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晚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裝來，後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郁，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為她是很天真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著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共產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真，而那些現代女郎，却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真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一點感情，看到了我們這麼的婚事熱鬧，無論如何，總免不了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並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

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却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那權利再寄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他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閑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并且明天發嫁裝結燈彩之類的事情，怕她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出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要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却没有功夫陪你，所

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纔安易。」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闇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賬，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他清來麼？有什麼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真像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上。」

說着她又跑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為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醒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醒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

嘗嘗看。」

他娘聽了他的話後，也就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先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他笑說着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了我，嘴唇却朝着了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為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看一看這翁家山上的秋夜的月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綫，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虫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也就起了



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家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種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回客室，酒菜杯筷，都已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為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為白天走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平時要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玩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一道去玩一趟？」

則生仍復以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官那裏非得開呢，還是改天再去罷，等新娘子來了之後，讓新郎新婦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却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就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喜歡走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頭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爲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

「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都」

「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真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挺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決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閑天，我們因為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清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為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床去一

睡，就同大石頭掉下了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鳥聲喧嘩得厲害，我滿以為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掀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却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個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前後起床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牠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謝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昇高了，但牠的領域，還只限於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清涼觸

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山的斜面的時候，遇見的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換了一個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脚，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却躺在眼下了。遠遠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並且還看得出口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躲在尚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為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看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牠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她，尋根究底的問得牠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她，

——這是她自己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問的東西，却沒有一樣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臺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個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却是她的關於這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個蟲，一株草一條樹，她非但各能把牠們的名字叫出來，并且連幾時蝶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得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樺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 (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而樺候脫的書，却決沒有敘述得她那麼樸實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為聽聽她那種舒徐清徹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飽使過耐吻胭脂棒般的紅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

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爲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真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圓的脛部的曲線，看得要簇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溶溶的大眼，那一個隆整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一頭不會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結，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腴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會在她身上發見的健康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真。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真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爲你只有二十三歲，她說，女人不生產是不大

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的這一回的結婚，你有點什麼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麼，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真率的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許多，她的樸素的天性，真真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的栽培茶葉，如何的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旁的一塊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遠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晌不會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却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延生 (Jensen) 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 (Die Braune Birke)。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 (Hudson) 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 (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裏的天真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不大好的。我沈默着癡想了好久，她却從我背



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出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捏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眼睛，因為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的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卻絲毫也沒有羞懼與奮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你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為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了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捏住在那兒的她的手，然後乾咳了兩聲，最後我就鼓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統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真而自然，滿以為我是在爲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沈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却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爲什麼，你，你却反面爲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復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纔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纔所觸動的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末後，便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真的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纔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

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却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離開犯罪的形跡沒有，但我的心，却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為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為宣布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為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了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我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唇輕輕地擱到了她的頭上。兩人假抱着沈默了好久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了地上，

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俯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臉正對着我。對我凝視了一會，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的眼睛，却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挽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午飯去。』

我這樣說着，挽着她向前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面。

兩人沈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蹟似地忽而在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耀來。這一種光耀，却是我在這一時刻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

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嬉嬉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為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却和我的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了，同時也放慢了脚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幾靦靦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撇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

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回復了平時的脚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峯嶺上緩步的當中，我纔覺得真真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為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清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興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饑餓却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諧，與食慾的高潮亢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不及當時的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尙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

高，立在廟中閣上，開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壘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於牠的比舞臺上的布景又真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盆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卻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各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却可以從牠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勸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舉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耽擱，是不消兩個鐘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

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蓮，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這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真真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了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走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儘是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晒到了這條塢裏，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



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分外寬大的黑布和尚衣的老僧來。知客僧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公館裏回來的。』

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信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為同和尚來談這些俗天，也不大相稱，所以就話頭扯了開去，問和尚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是為什麼而起的。知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兇。』

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談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

『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去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以就走了上去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抬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將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笑了。

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也就拿出了五圓紙幣，遞給了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竹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却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

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說：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當然是一枝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却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的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笑了，不說話而儘在點頭。在綠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到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坡道，出梵村，到關口，從六和塔下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天竺山的兩峰之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彩，上面的一對紅燭，也已經點盡了一半的樣子。嫁裝似乎已經在新房裏擺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的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付過轎錢，一踱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纔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慢聲的對她說：

『那一枝手杖麼——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麼祭禮？』

則生驚疑地問我。

『我們在獅子峰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

大約是忘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也就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蓮，你們真好！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却已經在獅子峰拜過天地了，並且還把我的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這事情應怎麼罰

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饅房，就算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個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的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却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為酒有點微醉，而日裏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晚還要沈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鋪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先把我和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的遲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說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為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的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遲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我豫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擁來吃喜酒。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纔散

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到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當中却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真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她的母親，在這一日裏，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為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郎等繁縟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了了，晚上饌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為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來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饌房的翌日，就離開了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妹妹的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關頭上在吐白煙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裡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

了他的妹妹，很重很重的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

『則生！蓮！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篷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讀者注意！這小說中的人物事蹟，當然都是虛擬的，請大家不要誤會。 作者附註





## 飄 鬼 和 尙

爲咸淳，淳祐臨安志，夢梁錄，南宋古蹟考等陳朽得不堪的舊籍迷住了心竅，那時候，我日日只背了幾冊書，一枝鉛筆，半斤麵包，在杭州鳳凰山，雲居山，萬松嶺，江干的一帶探訪尋覓，想製出一張較爲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藉以消遣消遣我那時的正在病着無聊的空閑歲月。有時候，爲了這些舊書中的一言半語，有些蹊蹺，我竟有遠上四鄉，留下，以及餘杭等處去察看的事情。

生際了這一個大家都在忙着爭權奪利，以人吃人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盛世，何以

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會那麼的閑空的呢？這原也有一個可笑得很的理由在那裏的。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後，國共分家，於是本來就係大家一樣的黄種中國人間，却硬的被塗上了許多顏色，而在這些種種不同的顏色裏的最不利的一種，却叫作紅，或叫作赤。因而近朱者，便都是亂黨，不白的，自然也盡成了叛逆，不管你怎麼樣的一個勤苦的老百姓，只須加上你以莫須有的三字罪名，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遠。我當時所享受的那種被迫上身來的悠閑清福，來源也就在這裏了，理由是因爲何我所參加的一個文學團體的雜誌上，時常要議論國事，毀謗朝廷。

禁令下後，幾個月中間，我本混跡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着有錢的資產階級的。但因爲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實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議的襲擊之後，覺得洋大人的保護，也有點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個筋斗，就逃到了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裏，日日只翻弄些古書舊籍，扮作了一個既有資產，又有餘閑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民。追思憑弔南宋的故宮，在元朝似乎也是一宗可致殺身的大罪，可是在革命成功

的當日，却可以當作避去嫌疑的護身神咒看了，所以我當時的訪古探幽，想製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的副作用，一大半也可以說是在這 *Chinohill* 的造成。

有一天風和日朗的秋晴的午後，我和前幾日一樣的在江干鬼混。先在臨江的茶館裏吃了一壺茶後，打開帶在身邊的幾冊書來一看，知道山川壇就近在咫尺了，再溯上去，就是鳳凰山南腋的梵天寺勝果寺等寺院。付過茶錢，向茶館裏的人問了路徑，我就從八卦田西南的田塍路上，走向了東北。這一日的天氣，實在好不過，已經是陰歷的重陽節後了，但在太陽底下背着太陽走着，覺得一件薄薄的襯絨袍子都還嫌太熱。我在田塍野路上穿來穿去走了半天，又向山坡低處立着憩息，向東向南的和書對看了半天，但所謂山川壇的那一塊遺址，終於指點不出來。同貪鄙的老人，見了財帛，不忍走開的一樣，我在那一段荒田蔓草的中間，徘徊往復，尋到了將晚，纔毅然捨去，走上了梵天塔院。但到得山寺門前，正想走進去看看寺裡的靈鰻金井和舍利佛身，而冷僻的這古寺山門，却早已關得緊緊的了，不得已就只好摩

撈了一回門前的石塔，重復走上山來。正走到了東面山塢中間的路上，恰巧有幾個挑柴下來的農夫和我遇着了，我一面側身讓路，一面也順便問了他們一聲：——「勝果寺是在什麼地方的？去此地遠不遠了？」——走在末後的一位將近五十的中老農夫聽了我的問話，却息下了柴擔指示給我說：

「諾，那面山上的石壁排着的地方，就是勝果寺吓！走上去只有一點點兒路。你是不是去看瓢兒和尚的？」

我含糊答應了一聲之後，就反問他：——「瓢兒和尚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說起瓢兒和尚，是這四山的居民，沒有一個不曉得的。他來這裏靜修，已經有好幾年了。人又來得和氣，一天到晚，只在看經念佛。看見我們這些人去，總是施茶給水，對我們笑笑，只說一句兩句慰問我們的話，別的事情是不說的。因為他時常背了兩個大木瓢到山下來挑水，又因為他下巴中間有一個很深的刀傷疤，笑起來的時候老同賣瓢兒——這是杭州人的俗話，當小孩子扁嘴欲

哭的時候的神氣，就叫作賣瓢兒——的樣子一樣，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的稱他作賣瓢兒和尙了。」

說着，這中老農夫却也笑了起來。我謝過他的對我說明的好意，和他說了一聲「坐坐會，」就順了那條山路，又向北的走上了山去。

這時候太陽已經被左手的一翼鳳凰山的支脈遮住了，山谷裏只瀰漫着一味日暮的蕭條。山草差不多是將枯盡了，看上去只有黃蒼蒼的一層褐色。沿路的幾株散點在那裏的樹木，樹葉也已經凋落到恰好的樣子。半谷裏有一小村，也不過是三五家竹籬茅舍的人家，并且柴門早就關上了，從彎曲的小小的煙突裏面，時時在吐出一絲一絲的並不熱鬧的煙霧來。這小村子後面的一帶桃林，當然只是些光幹兒的矮樹。沿山路旁邊，順谷而下，本有一條溪徑在那裏的，但這也只是虛有其名罷了，大約自三春雨潤的時候過後，直到那時總還不會有過滄浪的溪水流過，因為溪裏的亂石上的青苔，大半都被太陽晒得焦黃了。看起來覺得還有一點生氣的，是山後面蓋

在那裏的一片碧落，太陽似乎還沒有完全下去，天邊貼近地面之處，倒還在呈現着一圈淡淡的紅霞。當我走上了勝果寺的廢墟的坡下的時候，連這一圈天邊的紅暈，都看不出來了，散亂在我的周圍的，只是些僧塔，殘礫，菜圃，竹園，與許多高高下下的狹路和山坡。我走上了坡去，在亂石和枯樹的當中，總算看見了三四間破陋得不堪的庵院。西面山腰裏，面朝着東首歪立在那裏的，是一排三間寬的小屋，倒還整齊一點，可是兩扇寺門，也已經關上了，裏面寂靜灰黑，連一點兒燈光人影都看不出來。朝東緣山腰又走了三五十步，在那排屏風似的石壁下面，纔有一個茅篷，門朝南向着谷外的大江半開在那裏。

我走到茅篷門口，往裏面探頭一看，覺得室內的光線還明亮得很，幾乎同屋外的沒有什麼差別。正在想得奇怪，又仔細向裏面深處一望，纔知道這光線是從後面的屋檐下射進來的，因為這茅篷的後面，牆已經倒壞了。中間是一個臨空的佛座，西面是一張破床，東首靠泥牆有一扇小門，可以通到東首牆外的一間小室裏去的。

在離這小門不遠的靠牆一張半桌邊上，却坐着一位和尚，背朝着大門，在那裏看經。

我走到了他那茅篷的門外立住，在那裏向裏面探看的這事情，和尚是明明知道的，但他非但頭也不朝轉來看我一下，就連身子都不動一動。我靜立着守視了他一回，心裏倒有點怕起來了，所以就乾咳了一聲，是想使他知道門外有人在的意思。聽了我的咳聲，他終於慢慢的把頭朝過來了，先是含了同哭也似的一臉微笑，正是寶瓢兒似的一臉微笑，然後忽而同驚駭了一頭的樣子，張着眼呆了一分鐘後，表情就又復原了，微笑着只對我點了點頭，身子馬上又朝了轉去，去看他的經了。

我因爲在山下已經聽見過那樵夫所說的關於這瓢兒和尚的奇特的行徑了，所以這時候心裏倒也並不覺得奇怪，但只有一點，却使我不能自己地起了一種好奇的心思。據那中老農夫之所說，則平時他對過路的人，都是非常和氣，每要施茶給水的，何以今天獨見了我，就會那麼的不客氣的呢？難道因爲我是穿長袍的有產知識



階級，所以他故意在表示不屑與周旋的麼？或者還是他在看的那一本經，實在是有意思得很，故而把他的全部精神都佔據了去的緣故呢？從他的不知道有人到門外的那一種失心狀態看來，倒還是第二個猜度來得準一點，他一定是將全部精神用到了他所看的那部經裏去了無疑。既是這樣，我倒也不願意輕輕的過去，倒要去看一看清楚，能使他那樣地入迷的，究竟是一部什麼經。我心裏頭這樣決定了主意以後，也就顧不得他人的願意不願意了，舉起兩腳，便走進門去，走上了他的身邊，他仍舊是一動也不動地伏倒了頭在看經。我向桌上攤開在那裏的經文頁縫裏一看，知道是一部楞嚴義疏。楞嚴是大乘的寶典，這瓢兒和尚能耽讀此書，真也頗不容易，於是繼第一個好奇心而起的第二個好奇心就又來了，我倒很想和他談談，好向他請教請教。

『師父，請問府上是什麼地方？』

我開口就這樣的問了他一聲。他的頭只從經上舉起了一半，又光着兩眼，同驚駭似

地向我看了一眼，隨後又微笑起來了，輕輕地像在逃遁似的回答我說：

『出家人是沒有原籍的。』

到了這裏，却是我驚駭起來了，驚駭得連底下的談話都不能繼續下去。因為把那下巴上的很深的刀傷疤隱藏過後的他那上半臉的面容，和那雖則是很輕，但中氣却很足的一個湖南口音，却同霹靂似地告訴了我以這飄兒和尙的前身，這不是我留學時代的那個情敵的秦國柱是誰呢？我呆住了，睜大了眼睛，屏住了氣息，對他釘視了好幾分鐘。他當然也曉得是被我看破了，就很從容的含着微笑，從那張板椅上立了起來。一邊向我伸出了一隻手，一邊他就從容不迫的說：

『老朋友，你現在該認識我了罷？我當你走上山來的時候，老遠就瞥見你了，心裏正在疑惑。直到你到得門外咳了一聲之後，纔認清楚，的確是你，但又不  
好開口，因為不知道你對我的感情，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時日，仍能夠復原不

能？……』

聽了他這一段話，看了他那一副完全成了一個山僧似的神氣，又想起了剛纔那樵夫所告訴我的瓢兒和尚的這一個稱號，我於一番驚駭之後，把注意力一鬆，神經弛放了一下，就只覺得一股非常好笑的衝動，衝上了心來。所以捏住了他的手，只秦國柱！秦國柱的叫了幾聲，以後竟哈哈哈哈哈的笑出了眼淚，有好好久久說不出一句有意思的話來。

我大笑了一陣，他立着微笑了一陣，兩人纔撇開手，回復了平時的狀態。心境平復以後，我的性急的故態又露出來了，就同流星似地接連着問了他許多問題：『姜桂英呢？你什麼時候上這兒來的？做和尚做得幾年了？聽說你在當旅長，爲什麼又不幹了呢？』一類的話，我不等他的回答，就急說了一大串。他只是笑着從從容容的讓我坐下了，然後慢慢的說：

『這些事情讓我慢慢的告訴你，你且坐下，我們先去燒點茶來喝。』

他緩慢地走上了西面角上的一個爐子邊上，在折柴起火的中間，我又不耐煩起

來了，就從板椅上立起，追了過去。他蹲下身體，在專心致志地生火爐，我立上了他背後，就又追問了他以前一刻他未曾回答我的諸問題。

「我們的那位同鄉的佳人姜桂英究竟怎麼樣了呢？」

第一問我就固執着又問起了這一個那時候爲我們所爭奪的惹禍的蘋果。

姜桂英雖則是我的同鄉，但當時和她來往的却儘是些外省的留學生，因此我們有幾個同學，有一次竟對她下了一個公開的警告，說她品行不端，若再這樣下去，我們要聯名向政府去告發，取消她的官費。這一個警告，當然是由我去挑撥出來的，妒嫉的變形，而在這警告上署名的，當然也都是幾個同我一樣的想法嘗這塊禁樹的青春餽漢。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這個警告發出後不多幾日，她竟和下一學期就要在士官學校畢業的我們的朋友秦國柱訂婚了。得到了這一個消息之後，我的失意懊喪，正和杜葛納夫在一個零餘者的日記裏所寫的那個主人公一樣，有好幾個禮拜沒有上學校裏去上課。後來回國之後，每在報上看見秦國柱的戰功，如九年的打安

福系，十一年的打奉天，以及十四年的汀泗橋之戰等，我對着新聞記事，還在暗暗地痛恨。而這一個戀愛成功者的瓢兒和尚，却只是背朝着我，帶着笑聲在舒徐自在的回答我說：

「佳人麼？你那同鄉的佳人麼？已經……已經屬了沙吒利了。……哈哈……哈哈……這些老遠老遠的事情，你還問起它作怎麼？難道你還想來對我報三世之仇麼？」

聽起他的口吻來，彷彿完全是在說和他絕不相干的第三者的事情的樣子。我問來問去的問了半天，關於姜桂英却終於問不出一點眉目來，所以沒有辦法，就只能推進去以後的幾個問題上去了，他一邊用蒲扇扇着爐子，一邊便慢慢的回答我說：

「到了杭州來也有好幾年了……做和尚是自從十四年的那一場戰役以後做起的……當旅長真沒有做和尚這樣的自在……」

等他一壺水燒開，吞吞吐吐地把我的幾句問話約略模糊的回答了一番之後，破茅篷

裏，却完全成了夜的世界了。但從半開的門口，沒有窗門的窗口，以及泥牆板壁的破縫缺口裏，却一例的射進了許多同水也似的月亮光來，照得這一間破屋，晶瑩透徹，像在夢裏頭做夢一樣。

走回到了東牆壁下，泡上了兩碗很清很醞的茶後，他就從那扇小門裏走了進去，歇了一歇，他又從那間小室裏拿了一罐小塊的白而且糯的糕走出來了。拿了幾塊給我，他自己也拿了一塊嚙着對我說：

『這是我自己用葛粉做的乾糧，你且嘗嘗看，比起奶油餅乾來何如？』

我放了一塊在嘴裏，嚼了幾嚼，鼻子裏滿聞到了一陣同安息香似的清香。再喝了一口茶，將糕粉吞下去以後，嘴裏頭的那一股香味，還仍舊橫溢在那裏。

『這香味真好，是什麼東西合在裏頭的？會香得這樣的清而且久。』

我喝着茶問他。

『那是一種青藤，產在衡山腳下的。我們鄉下很多，每年夏天，我總托人去帶

「一批來晒乾藏在這裏，慢慢的用着，你若要，我可以送你一點。」

兩人吃了一陣，又談了一陣，我起身要走了，他就又走進了那間小室，一隻手拿了一包青藤的乾末，一隻手拿了幾張白紙出來。替我將書本鉛筆之類，先包了一包，然後又把那包乾末攔在上面，用繩子細作了一綑。

我走出到了他那破茅篷的門口，正立住了脚，朝南在看江干的燈火，和月光底下的錢塘江水，以及西興的山影的時候，送我出來，在我背後立着的他，却輕輕的告訴我說：

「這地方的風景真好，我覺得西湖全景，決沒有一處及得上這裏，可惜我在此住不久了，他們似乎有人在外面募捐，要重新造起勝果寺來。或者明天，或者後天，我就要被他們驅逐下山，也都說不定。大約我們以後，總沒有在此地再看月亮的機會了罷。今晚上你可以多看一下子去。」

說着，他便高聲笑了起來，我也就笑着回答他說：

『這總算也是一段「西湖佳話」，是不是？我雖則不是宋之間，而你倒真有點像駱賓王哩！……哈哈……哈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敬

記



## 釣台的春晝

因爲近在咫尺，以爲什麼時候要去就可以去，我們對於本鄉本土的名區勝景，反而往往沒有機會去玩，或不容易下一個決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對於富春江上的嚴陵，二十年來，心裏雖每在記着，但脚却從沒有向這一方面走過。一九三一，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個秦始皇所玩過的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皇離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窮鄉裏，遊息了幾天，偶而看見了一家掃墓的行舟，鄉愁一動，就定下了歸計。繞了一個大灣，趕到

故鄉，却正好還在清明寒食的節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幾處墳，與許久不曾見過面的親戚朋友，來往熱鬧了幾天，一種鄉居的倦怠，忽而襲上心來了，於是乎我就決心上釣台去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

釣臺去桐廬縣城二十餘里，桐廬去富陽縣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陽溯江而上，坐小火輪三小時可達桐廬，再上則須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記得是陰晴欲雨的養花天，並且係坐晚班輪去的，船到桐廬，已經是燈火微明的黃昏時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碼頭近邊的一家旅館的高樓上借了一宵宿。

桐廬縣城·大約有三里路長，三千多煙灶，一二萬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從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現在杭江鐵路一開。似乎沒有一二十年前的繁華熱鬧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蕭條的，卻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隊花船的失去了蹤影。說起桐君山，却是桐廬縣的一個接近城市的靈山勝地，山雖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靈了。

以形勢來論，這桐君山，也的確是可以產生出許多口香生硬，別具風韻的桐巖瘦來的生龍活脈。地處在桐溪東岸，正當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視着桐廬縣市的人家煙樹。南面對江，便是十里長洲；唐詩人方干的故居，就在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處。向西越過桐廬縣城，更遙遙對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巒，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孫了。東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條長蛇似的官道，隱而復現，出沒盤曲在桃花楊柳洋槐榆樹的中間，繞過一支小嶺，便是富陽縣的境界，大約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總也不過一二十里地的間隔，我的去拜謁桐君，瞻仰道觀，就在那一天到桐廬的晚上，是淡雲微月，正在作雨的時候。

魚梁渡頭，因為夜渡無人，渡船停在東岸的桐君山下。我從旅館踱了出來，先在離輪埠不遠的渡口停立了幾分鐘，後來向一位來渡口洗夜飯米的年輕少婦，弓身請問了一回，纔得到了渡江的祕訣。她說：『你只須高喊兩三聲，船自會來的。』先謝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後以兩手圍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請搖過來！』

地縱聲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當中，船身搖動了。漸搖漸近，五分鐘後，我在渡口，却終於聽出了咿呀柔櫓的聲音。時間似乎已經入了酉時的下刻，小市裏的羣動，這時候都已經靜息，自從渡口的那位少婦，在微茫的夜色裏，藏去了她那張白團團的面影之後，我獨立在江邊，不知不覺心裏頭却兀自感到了一種他鄉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頭上起了幾聲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銅東的一響，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經掉過頭來了。坐着黑沈沈的艙裏，我起先只在靜聽着柔櫓劃水的聲音，然後却在黑影裏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長烟管頭上的煙火，最後因為被沉默壓迫不過，我只好開口說話了：『船家！你這樣的渡我過去，該給你幾個船錢？』我問。『隨你先生把幾個就是。』船家說話冗慢幽長，似乎已經帶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裏摸出了兩角錢來。『這兩角錢 就算是我的渡船錢，請你候我一會，上去燒一次夜香，我是依舊要渡過江來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烏烏，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種鼻音，然而從這鼻音而起的兩三聲輕快的咯聲聽來，他却已經在感到滿

足了，因為我也知道，鄉間的義渡，船錢最多也不過是兩三枚銅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樹影交掩着的崎嶇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幾步，就被一塊亂石拌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動了惻隱之心了，一句話也不發，跑將上來，他却突然交給了我一盒火柴。我於感謝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後，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須點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規律，而微雲堆裏的半規月色，也朦朧地現出一痕銀線來了，所以手裏還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裏。路是從山的西北，盤曲而上，漸走漸高，半山一到，天也開朗了一點，桐廬縣市上的燈光，也星星可數了。更縱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兩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頭，也看得出一點一點的火來。走過半山，桐君觀裏的晚禱鐘鼓，似乎還沒有息盡，耳朵裏彷彿聽見了幾絲木魚鏗鉞的殘聲。走上山頂，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觀外圍的女牆，這女牆的柵門，却已經掩上了。在柵門外徘徊了一刻，覺得已經到了此門而不進去，終於是不能滿足我這一次暗夜冒險的好奇



怪癖的。所以細想了幾次，還是決心進去，非進去不可，輕輕用手往裡面一推，柵門却砰的一聲，早已退向了後方開開了，這門原來是虛掩在那裏的。進了柵門，踏着爲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東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觀的大門之外，這兩扇朱紅漆的大門，不消說是緊閉在那裏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門進去了，因爲這大門是朝南向着大江開的，門外頭是一條一丈來寬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觀的牆，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還有一道二尺來高的石牆築在那裏，大約是代替柵杆，防人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牆之上，鋪的是二三尺寬的青石，在這似石欄又似石凳的牆上，儘可以坐臥遊息，飽看桐江和對岸的風景，就是在這裏坐牠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開門來，驚起那些老道的惡夢呢？

空曠的天空裏，流漲着的祇是些灰白的雲，雲層缺處，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點兩點的星，但看起來最饒風趣的，却仍是欲藏還露，將見仍無的那半規月

影。這時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風，雲脚的遷移，更來得迅速了，而低頭向江心一看，幾多散亂着的船裏的燈光，也忽明忽滅地變換了一變換位置。

這道觀大門外的景色，真神奇極了。我當十幾年前，在放浪的遊程裏，曾向瓜州口一帶，消磨過不少的時日，那時覺得果然名不虛傳的，確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現在到了桐廬，昏夜上這桐君山來一看，又覺得這江山的秀而且靜，風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與比擬的了。真也難怪得嚴子陵，難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的高官厚祿，還要什麼的浮名虛譽哩？一個人在這桐君觀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燈火和天上的星雲，更做做浩無邊際的無聊的幻夢，我竟忘記了時刻，忘記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擊柝聲傳來，向西一看，忽而覺得城中的燈影微茫地滅了，纔跑也似地走下了山來，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覺得昨天在桐君觀前做過的殘夢正還沒有續完的時候，窗外面忽

而傳來了一陣吹角的聲音。好夢雖被打破，但因這同吹簫窸窣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合着些荒涼的古意，并且曉風殘月，楊柳岸邊，也正好候船待發，上嚴陵去；所以心裏雖懷着了些兒怨恨，但臉上却只現出了一痕微笑，起來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隻雙槳的漁舟，買了些酒菜魚米，就在旅館前面的碼頭上上了船。輕輕向江心搖出去的時候，東方的雲幕中間，已現出了幾絲紅韻，有八點多鐘了，舟師急得厲害，只在埋怨旅館的茶房，爲什麼昨晚不預先告訴，好早一點出發。因爲此去就是七里灘頭，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上釣臺去玩一趟回來，路程雖則有限，但這幾日風雨無常，說不定要走夜路，纔回來得了的。

過了桐廬，江心狹窄，淺灘果然多起來了。路上遇着的來往的行舟，數目也是很少，因爲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號，快班船一開，來往於兩埠之間的船就不十分多了。兩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間是一條清淺的水，有時候過一個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還有許多不曉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鬧着春暮，吸引

着蜂蝶。我在船頭上一口一口的喝着嚴東關的藥酒，指東話西地問着船家，這是甚麼山？那是甚麼港？驚嘆了半天，稱頌了半天，人也覺得倦了，不曉得什麼時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邊的酒樓，在和數年不見的幾位已經做了黨官的朋友高談闊論。談論之餘，還背誦了一首兩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詩：

不是尊前愛惜身，伴祇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數東南天作孽，鷄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直到盛筵將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幾位朋友鬧得心裏各自難堪，連對旁邊坐着的兩位陪酒的名花都不願意開口。正在這上下不得的苦悶關頭，船家却大聲的叫了起來說：

「先生，羅芷過了，釣臺就在前面，你醒醒罷，好上山去燒飯吃去。」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頭來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變了樣子了。清的一條淺水，比前又窄了幾分，四圍的山包得格外的緊了，彷彿是前無去路的樣



家就從斷碑亂石中間爬上了釣臺。

東西兩石壘，高各有二三百尺，離江面約兩里來遠；東西臺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間却夾着一條深谷，立在東臺，可以看得出羅芷的人家，回頭展望來路，風景似乎散漫一點，而一上謝氏的西臺，向西望去，則幽谷裏的清景，却絕對的像是在人間了。我雖則沒有到過瑞士，但到了西臺，朝西一看，立時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見過的威廉退兒的祠堂。這四山的幽靜，這江水的青藍，簡直同在畫片上的珂羅版色彩，一色也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是在這兒的變化更多一點，周圍的環境更蕪雜不整齊一點而已，但這却是好處，這正是足以代表東方民族性的頹廢荒涼的美。

從釣臺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裏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製成的牙籤，走到東面供着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裏

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面的一塊白牆頭上，在離屋檐不遠的一角高處，却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峯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而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峯先生雖則只知崇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像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個人。比較起現在於那些官迷財迷的南滿尚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牠，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麼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慕賢的心一動，醜人的臭技自然是難熬了，堆起了幾張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筆，我也在高牆上在夏靈峯先生的脚後放了一個陳屁，就是蓋船繪的夢裏，也曾微吟過的那一首歪詩。

● 從牆頭上跳將下來，又向龕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覺得酒後的喉嚨，有點渴癢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靜坐着喝了兩碗清茶。在這四大無聲，只聽見我自己的啾啾啾喝水的舌音衝擊到那座破院的敗壁上去的寂靜中間，同驚雷似地一響，院後的竹園裏却忽而飛出了一聲閉長而又有節奏似的鷄啼的聲來。同時在門外面歇着的

船家，也走進了院門，高聲的對我說：

「先生，我們回去罷，已經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不聽見那隻公雞在後山啼麼？我們回去罷！」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寫





## 志摩在回憶裏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艸。

華表托精靈，何嘗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東紫荷先生代作寫的一副輓志摩的輓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係，我只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適合他身分的死。

做輓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

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裏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適當的上下對，所以只成了上舉的一聯。這輓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適合於哀輓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殯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弔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於哀輓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記憶裏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的春季，我開離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學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裏，在課堂上，我只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卷伏着，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却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却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已然總也還是一個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裏却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彷彿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裏猜來，彷彿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裏，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着，高笑着，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却終於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

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把小，戴着金邊近視眼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却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係，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爲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後，一別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於沒有遇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憶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爲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三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裏，有一

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裏遇見了志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並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歷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煅煉成了一個長於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幕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sub>上</sub>可以看得見。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爲國際的。於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復在歧路上徘徊着，苦悶着，而終於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了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裏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寶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係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裏立着——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攆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裏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着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並不多。今年的暑假後，他於去北平之先會大宴了三日客。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裏。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州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日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裏。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裏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纔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於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殮好了來的。

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個人就是

一部縱的文學史。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弔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記

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後，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做的魏翰墓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詩廿年舊友與君同是天涯只爲佳人難世得

一聲潮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塵愁高處不勝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 滬戰中的生活

一月二十八日，是陰晴的天氣。我因為前夜看書看到了深夜，似乎感受了風寒，所以在那一天，竟在床上睡了一整天沒有起來。

晚飯後有友人來談，便一同出去上一家新故的友人的家裏，大家又聚談到了夜半，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住在江灣的車站近旁的。

談話的資料，當然是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掠中國的問題。大家都以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掠，在現一階段裏當然只限於與二十一條條件有關的幾省，這一次對於

上海的威脅最後通牒，總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因爲一，南京政府已表示了完全的屈服，條件都已經承認了，二，實際上有許多抗日的機關，和國民黨的報紙，都運命封閉了，相打而沒有對手。對手是有的，可只是些沒有組織與沒有武器的民衆

——當然是不至於發生衝突的。況且在這一天最後通牒滿限的下午，虹口日本人住得最多的一帶地域裏，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並已經發出了安民的告示，說中國政府完全承認了最後通牒裏所要求的條件，在上海已經不會發生戰鬥行爲了，教居民不要自相驚擾，儘管大着膽，安居樂業好了。這一晚，大家談談說說，竟坐到了十二點鐘過後，方纔走散。因爲各人的住所，都偏近在滬西的一隅，所以在回家來的路上，還沒有聽到什麼鎗聲。但等我在床上睡定，拿了一冊新到的外國雜誌，正想打開來在枕上閱看的時候，從窗外面的大道上却傳進了許多亂雜的機器腳踏車汽車的輪步聲來。這倒也不去管牠，到了睡後醒來的午前兩三點的時候，情形可不對了，於這些傳令兵的機器腳踏車聲之外，在暗黑的空中又聽出了許多飛機的推進機

聲來。同在惡夢裏似的又昏睡了三四個鐘頭，早晨起來一看，果然關北天通庵一帶中日兩軍已經開火了。時報上的「我軍大勝」的四個紅字，竟激動了全市民衆的腦筋，僕僕僕的機鎗聲，拍拍拍的來福鎗聲，更打醒了租界上三百萬居民的迷夢。

此後就是飛機炸彈，大炮機鎗，火光煙焰，難民兵車的混合場面。謠言蜂起，百事巾斷，在一夜的中間，上海就變成了被恐怖所壓倒的阿鼻地獄。

二十九日，是一天晴天。我也興奮得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從自己的經驗想來，高坐在南京的景陽宮裏，只在呼喊着鎮靜鎮靜的那些王侯將相，大約是因爲沒有身受着炮火的威脅之故。這一天在巷頭街上，都是三五成羣的市民的空談高噪。言語中總脫不了打仗的兩字，消息總只是十九路軍的英勇和東洋人的慘酷無道，但是關於實際的戰爭情形，却一點兒也沒有確實的報告。只有從接連不斷的難民連索中間一人兩人的口中所說出的恐怖狀態，和飛滿在天空的煙焰炮聲，總算是唯一的事實斷片。這一天，我也在馬路上和一位朋友走了一個下午。

我們且走且談且夢想，下面的許多主張和應有的猜度，彷彿是已經實現了的事實，中國因此一戰，彷彿是已經成了世界的最先進最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似的：

——十九路軍可以直衝到租界上來。

——租界，不平等條約，以及帝國主義者們加在中國人身上一切枷鎖，立時斬斷了就對。

——上海的中國住民有三百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及住民，合計起來，也不上十萬，大家拚起命來，還怕什麼？

——今晚電燈自來水交通機關華捕以及在帝國主義者門下服務的中國人，大約總須全體總罷工。租界上一定會先來一個暴動。

——工人及一切無產者的黨，一定已經下了動員令了，這樣的好機會不利用，還待什麼時候起來革命。

——是巴黎公社再現在東方的時期了。

——明朝就是中國×××在上海組織成立的日子。

——先以民衆的肉彈來封鎖住吳淞口岸，使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外不得進，裏不得出。

——大家一定要起來，先圍繳了巡捕房的械，然後再去奪駐在上海的帝國主義各國的兵士的軍器。

——先和帝國主義者們算清了賬，打倒了他們，再去肅清南京的帝國主義的走狗政府，是頂容易的一件事情。

——國際關係哩，美國對中國當然是沒有領土野心的。英國哩，有印度在。

法國雖可以對日本與以財政上及軍械上的資助，然而究竟是緩不濟急，趕來不及的。歐洲各國，受着經濟恐慌的直接影響，對於東北事情，那裏還能夠來顧問。萬一德法的法西斯蒂一動，意大利的黑色軍隊一出發，那麼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了，並不是中國一國的事情。况且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就是對日本的法西斯野心家的一個最大威脅。

這樣的興奮着、高談着，夢想着，我和那位朋友竟忘記了脚力的疲乏，從滬西一直走到了大馬路的外灘，從外灘又走到了法界。在我們的周圍前後，不消說是一樣地在興奮，在高談。在夢想的三五成羣的中國民衆。兩邊的商店全罷了市，新聞紙，號外，標語，和不正確的謠言，飛滿了全市。此外便是帝國主義者傳令的兵車和調防的隊伍，與難民的出埃及的長蛇大陣。而最奇怪的現象，是在租界的交通大道上，忽而不見了帝國主義者支配下的守衛的崗警，在這一天裏，非但白色巡捕的面孔一張也不見，就是印度巡捕的碩大的黑體，也在街頭巷尾，失去了踪影。東北的空中只是飛機聲，鎗聲，火光，煙焰與叫號呼喚的聲音。

這樣的興奮狀態，一連繼續了三五天。在頭一日所夢想的種種事情，竟一件也沒有發生。暴動並不起來，總罷工也沒有消息，中國的軍隊也並沒有衝到租界上

來。這中間帝國主義者的軍隊愈來愈多，上海的戒嚴準備，也佈置得水洩不遜，雖則日日還聽見大炮鎗聲，夜夜還看見大火滿天，但是神經却已經麻木了。頭一次的興奮過後，大而無當的空想幻想，逐漸地消散了開去，我和幾位日日來我這裏吃飯談天的從北四川路逃來的朋友，倒想起迫近在身邊的實際事情來了，於是就去做了些探訪住在戰區裏的許多不曾見到的朋友的事情。

其後便是在戰期裏的經濟壓迫的緩避計劃，和一個沒落小資產知識階級所能做到的對於這次帝國主義者來侵的自衛態度和表示等工作了。

這中間有幾位朋友便發起了許多反帝抗日的協會聯盟等團體，我雖則沒有積極去幫忙活動，但是出席的出席，介紹的介紹，總算也盡一點毫無裨益的義務，而最覺得吃力不討好的兩件事情，便是在這戰期裏所做的兩篇文章。

其一是爲一個抗日反帝團體要出週刊之故，勉強寫成的一篇不滿千字的短文。當時是在美國那位浪漫技師蕭脫剛在蘇州陣亡之後，我對於他和中國政府的關係等

並不明白——因為這是在他死後的第二日，各報並沒有詳細的記載，而他的究竟死否，也是沒有證實——所以只說了些稱頌他的義烈，與憤恨中國政府軍隊的不抵抗和陰謀的廢話。并且正當這個時候，日本對十九路軍所發的通牒，是在責難該軍的不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說他們的行動，是等於匪軍，日本帝國的軍隊，係受了中國中央政府之託，來替天行道，代某總司令來做勦匪的事情的。此外我還聽到有許多日本的政客告訴我的中國當局者所幹的卑劣無恥到極點的消息，故而在那一篇短文裏竟沒有說到世界的大勢，和這一次日本來侵的國際背景與理論。更因為來催索那篇短文的朋友，簡直是坐在客裏裏立等着般地在督促，所以寫的時候，也將許多重要的議論抽了，只說了些夢話似的詩語。在這一種情形裏寫成的這篇短文，不提防竟於一個多月之後，纔在那一個刊物的第一期上登了出來。大約是因為登在我那篇短文的前後的，都是些世界的名人如巴比斯，高爾基等的言論之故，故而登出來了以後，聽說在該刊的編輯委員們中間，居然惹起了一個絕大的問題。諸位編輯委員

先生，彷彿以爲我在替某派捧場，所以纔寫那篇東西的；他們以爲我對於世界的情勢，簡直是完全不懂的樣子。他們的意見，我原也明白，可是由我說來，則他們對我那篇短文的解釋，却是完全逸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並不是說，這一回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的來侵，完全是由中國的幾個軍閥所造成的，我不過說這是一個近因而已，至於世界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突，或不可避免的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情勢等抽象理論，則非但我這個從前也看過一點政治經濟的書的人該有些一知半解的認識，我想就是××主義的黨官，大約也該不會不知道得明明白白。

其二，是在戰期裏爲經濟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寫出來的一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這小說的題材，我是在好幾年前就想好了的，不過有許多細節和近事，是在這一次的滬戰中，因爲閱舊時的日記，纔編好穿插進去，用作點綴的東西。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個意識志趣不同的女性來，如實地描寫出她們所走的路徑和所有的結果，好叫讀者自己去選擇應該走那一條路。三個女性中間，不消說一個是代

表士豪資產階級的墮落的女性，一個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猶疑不決的女性，一個是代表向上的小資產階級的奮鬥的女性。這小說的情節人物，當然是憑空的捏造，實際上既沒有這樣的人物存在，也並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的。可是當這小說出世不久現在，我却忽而接到了許多由杭州的讀者所寄來的信，問我書中的某某是不是在指實在的某某，因為書中所描寫在那裏的那一位土豪的女兒，實際上是和實在的某某相像得很，她的容貌言行性格和她所經過的許多情事，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那件新的情交，都是實在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讀者，並且還附寄了一張女扮男裝的照相來，問我書中所寫的那位男性的女子，是否便是此人。這麼一來，倒真使我有點難以應對了。總而言之，我想這些誤會的所以發生，大約是因為我這一篇小說的技巧的拙劣之所致。因為急急於在報告事實，而忽略了把這些事實來美化藝術化的工夫，所以使讀者讀後却只感覺着彷彿是在讀報紙上的社會記事，於是就以爲這是在寫某人，這是在寫某事。受了這一回的教訓，我下回倒又可以改進一步了，但是這

一次的失敗，應該要請讀者想想我那個不純的動機，就是急急乎想和製造點東西出來賣錢的那個卑劣心想而加以原諒。

在滬戰期間，總算只做了這兩篇吃力不討好的文字，感到了許多幻像消滅的悲哀，和買了許多平時所不想買的關於戰爭及政治的書籍。此外的生活起居，則和平時也沒有什麼不同的變化，因為我的寓居，是偏在滬西，還沒有受到家破人亡的直接影響。但因為要做小說，因為要逃掉上我家裏來避難者們的喧擾，一時逃難是也會逃過的。

一九三二年五月



## 滄州日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舊曆九月初七日），星期四，晴爽。

早晨六點就醒了，因為想於今天離開上海。匆忙檢點了一下行李，向鄰舍去一問，知道早車是九點前後開的，於是就趕到了車站。到時果然還早，但因網籃太大，不能搬入車座事，耽擱了幾分鐘，不過入車坐定，去開車時還早得很。天氣也真爽朗不過，坐在車裏，竟能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

到杭州城站是午後兩點左右，即到湖濱滄州旅館住下，付洋拾元。大約此後許



住一月兩月，也說不定。

作霞及百剛小峰等信，告以安抵湖畔，此後只想靜養沈疴，細寫東西。

晚上在一家名寶昌的醬園裏喝酒，酒很可以，價錢也賤得可觀，此後常常去交易他們。

喝酒回來，洗了一個澡，將書籍稿子等安置了一下，時候已經不早了，上床時想是十點左右；因為我也並不帶表，所以不曉得準確的鐘點。自明日起，應該多讀書，少出去跑。

十月七日，（<sup>九月</sup>初八），星期五，晴爽。

此番帶來的書，以關於德國哲學家 Nietzsche 者較多，因這一位薄命天才的身世真有點可敬佩的地方，故而想仔細研究他一番，以他來做主人公而寫一篇小說。但臨行時，前在武昌大學教書時的同學劉氏，曾以繼續翻譯盧騷事為請，故而盧騷

的『漫步者的沈思』，也想繼續翻譯下去。總之此來是以養病爲第一目標，而創作次之，至於翻譯，則又是次而又次者也。

昨晚睡後，聽火警鐘長鳴不已，想長橋附近，又有許多家草房被燒去了。

早餐後，就由清波門坐船至赤山埠，翻石屋嶺，出滿覺隴，在石屋洞大仁寺內，遇見了弘道小學學生的旅行團。中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女人，大約是教員之一，相貌有點像霞，對她看了幾眼，她倒似乎有些害起羞來了。

上翁家山，在老龍井旁喝茶三碗，買龍井茶葉，桑芽等兩元，祇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來出四眼井，坐黃包車回旅館，人疲之極了，但餘興尙未衰也。

今晨發霞的信，此後若不做文章，大約一天要寫一封信去給她。

自南山跑回家來，洗面時忽覺鼻頭皮痛，在太陽裏晒了半天，皮層似乎破了。

天氣真好，若再如此的晴天繼續半月，則『蜃樓』一定可以寫成。

在南高峰的深山裏一個人徘徊於樵徑石壘間時，忽而一陣香氣吹來，有點使人興奮，似乎要觸發性慾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豔，順口得詩一句，叫作『九月秋遲桂始花』，秋遲或作山深，但沒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難耐』，或可對對，這是今晨的實事，今晚上當去延益里取一條被來。

旁晚出去喝酒，回來已將五點，看見太陽下了西山。今晚上當可高枕安眠，因已去延益里拿了一條被來了。

今天的一天漫步，倒很可以寫一篇短篇。

晚上月明。十點後，又有火燒，大約在城隍山附近，因火鐘只敲了一記。

十月八日，（陰曆九月初九），星期六，晴爽。

今天是重陽節，打算再玩一天，上裏湖葛嶺去登高，順便可以去看一看那間病院。

早晨發霞信，告以昨日遊踪。

在奎元館吃麵的中間，想把昨天的詩做牠成來：病肺年來慣出家，老龍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難耐，九月秋遲或山深桂始花，香暗時挑閨裏夢，眼明不吃雨前茶，題詩報與朝雲道，玉局參禪與正除。

午後上葛嶺去，登初陽臺，臺後一塊巨石，我將在小說中賜牠一個好名字，叫作『觀音眺』。從葛嶺回來，人也倦了，小睡了數分鐘，晚上出去喝酒，并且又到延益里去了一趟。從明日起，當不再出去跑。

晚上讀『盧騷的漫步』。

十月九日，（陰歷九月初十），星期日，晴爽。

天氣又是很好的晴天，真使人在家裏坐守不住，『遲桂開時日日晴』，成詩一句，聊以作今日再出去閒遊的口實。

想去吃羊腰，但那家小店已關門了，所以只能在王潤興飽吃了一頓醋魚腰片。飯後過城站，買莫友芝邵亭詩鈔一部，屑玉叢談三集四集各一部，係申報館鉛印本。走回來時，見霞的信已經來了，就馬上寫了一封回信，并附有兄嫂一函，托轉交者。

錢將用盡了，明日起，大約可以動手寫點東西，先想寫一篇短篇，名「遲桂花」。

十月十日，(九月十一)，陰晴，星期一。

近來每於早晨八時左右起床，晚上亦務必於十時前後入睡，此習慣若養成，則於健康上當不無小補。以後所宜漸戒的，就是酒了，酒若戒得掉，則我之宿疾，定會不治而自愈。

今天天氣陰了，心倒沈靜了下來。若天天能保持着今天似的心境，那麼每天至

少可以寫得二三千字。

『遲桂花』的內容，寫出來怕將與『幸福的擺』有點氣味相通，我也想在這篇小說裏寫出一個病肺者的性格來。

午前寫了千字不到，就感到了異常的疲乏。午膳後，不得已只能出去漫步，先坐船至岳墳，後就步行回來。這一條散步的路線很好，以後有空，當當去走走。回來後，洗了一次澡。

晚上讀鼓羨門延露詞，真覺得細膩可愛。接霞來信，是第二封了。月亮皎潔如白晝。

今天中飯是在旅館吃的，我在旅館裏吃飯，今天還是第一次，菜蔬不甚好，但也勉強過得去，很想拚命的寫，可這幾日來，身體實太弱了，我正在怕，怕吐血病，又將重發，昨今兩天已在痰裏見過兩次紅了。

十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星期二，晴朗。

痰裏的血點，同七八年前吐過的一樣，今晨起來一驗，已證實得明明白白，但我將不說出來，恐怕聽到了要着急。

這病是容易養得好的，可是一生沒有使我安易過的那個鬼，就是窮鬼，貧，却是沒有法子可以驅逐得了。我死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這『貧』這『窮』恐怕在我死後，還要糾纏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為孤兒寡婦，沒有錢也是養不活的。今天想了一天，亂走了一天，做出了許多似神經錯亂的人所做的事情，寫給霞的信寫了兩封，更寫了一封給養吾，請他來爲我辦一辦入病院的交涉。

接霞的信，知道要文章的人，還有很多在我們家裏候着，而我却病倒了，什麼也不能做出來。本來貧病兩字，從古就係連接着的，我也不過是這古語的一個小證明而已。

向晚坐在碼頭邊看看遊客的歸舟，看看天邊的落日，看看東上的月華：我想

，但結果只獲得一聲苦笑。

今天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書，更買了許多不必要的文具和什器，彷彿我的頭腦，是已經失去了正確的思慮似的；唉！這悲哀顛倒的晚秋天！

午前杭城又有大火，同時有強盜搶錢莊，四日下午被槍殺。

寄給養吾的信，大約明天可到，他的來最早也須在後日的午後。

十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星期三，晴快。

昨晚寄出一稿，名『不亦樂乎』，具名子曰。係寄交林語堂者，爲論語四期之用，只雜感四則而已。

今晨痰中血少了，似乎不會再吐的樣子，昨天空忙了一天，這真叫作庸人自擾也。大約明天養吾會來，我能換一住處也好，總之此地還太鬧，入山唯恐其不深，這兒還不過是山門口的樣子。



中午寫稿子三張，發上海信，走出去寄信，順便上一家廣東館吃了一點點心。傍晚養吾來，和他上西湖醫院去看了一趟。半夜大雨，空氣濕了一點。

十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星期四，晴快無比。

午前去西湖醫院，看好了一間亭子上的樓房，軒敞明亮，打算於明後日搬進去。

午後發映霞信，及致同鄉胡君書。

明日准遷至段家橋西湖醫院樓上住，日記應改名『水明樓日記』了。

## 水明樓日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舊曆九）月半，星期五，晴爽，東北有微風吹來。

晨六時起床，太陽還未出人家屋頂，寒冷之至。養吾欲搭早班七點半鐘船回里，所以送至江干，重返湖濱，剛敲八點。在一家小館子裏吃了早餐，就會率行李籍，出了滄州旅館，而搬到了此地。

這兒是友人楊氏郁生經營的西湖醫院；我因他們這裏清靜幽深所以問他借了一間閑房來住。房子是同治年間張勤果公的棲息之處，張歿後改建爲祠，在段橋東，

前面臨湖而後面遙靠寶椒塔山。我所住的一間，尤係張公祠中的最好的處所，名水明樓，上懸有會稽陶濟宣隸書扁額。照此扁的題跋看來，則此地原爲嚴氏富春山莊舊址。我本富春人，不意中來此地作客閑居，也是人事的巧合。

午前作養吾映霞信，下午寫良友社編輯部信，先以出書事，且等我回滬後再說。今天忙了一天，旁晚纔得靜坐下來記這條日記，從明朝起，當不再出外去，而專致意於創作了。

晚上又發霞信，係去催她匯錢來的。月亮明朗得同夏夜一樣，有許多男女的對兒及小孩子的集團，在屋外的湖濱及馬路上空地上閑走與喧嬉。

讀杜葛捏夫的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像嚼橄欖，愈嚼愈有回味。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星期六，晴和。

晨起，湖南一片白霧，太陽晒得很濃，但霧仍晒不開，爲數日來未有之景，或將下雨，也說不定。

『零餘者的日記』裏的幾句詩，實在有味得很。那一位老德國教師的懷鄉之歌，譯在下面：

Herz, mein Herz, warum so traurig?

Was bekümmert dich so sehr?

Sist ja schön im fremden Lande——

Herz, mein Herz—— was willst du mehr?

柔心，問我柔心，爲甚憂愁似海深？

如此牽懷，何物最關情？

即使身流異域，却是江山洵美好居停——

柔心，問我柔心，——此外復何云？

還有零餘者最後所引的一首：

'And about the grave

May youthful lives rejoice,

And nature heedless

Glow with eternal beauty'

也是很有意思，可惜譯不出來。

午飯後，小睡，起床已將三點，上延益里去，則霞寄來之款已到。有此數十元大約可以用到『蜃樓』做畢，只差居停的房飯錢了。預計十一月底，必須做好『蜃樓』，那時候打算上上海去一趟。映霞亦有信來。我可白急了一天一夜。

晚上入城購物，買盡了五元錢。此後日用起居的事物，一無所缺，只待專心寫文章了。

月明如畫，水明樓上，照得晶瑩四徹，滅去電燈後，又在露臺迴廊上獨坐了許

多時候。猛想起李後主「獨自暮憑欄」句，實在意境遙遠得很。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日），星期日，晴快。

晨起將幾本舊書訂了一訂好，映霞忽來了一個電報，謂錢已寄出云云。這事原不能怪她，也不能怪我，總之是不識人家苦辣的自私的人在打了混的緣故。從此又可以得兩個教訓，一，我們不應當爲自己的利益之故而犧牲他人的時間勞力與金錢；二，我們於今日此刻須做的事情，萬不可挨到了明日再做。

午飯前，霞又有快信來，其中滿述了一篇家庭紛鬧之辭，不快之至，因即寫了一封快信去安慰她。我後半生的行程志願，於這一封短信中寫盡了。因心終鬱鬱，所以就出去喝了半斤酒，數日來的清戒，於此破掉。酒後就搭汽車上四眼井，又上翁家山去視察了一回，下龍井風篁嶺，過二老亭，出至洪春橋搭汽車而返。路過五老墳邊，很想進去一哭，因時間來不及而中止。過岳家墳，做了四韻感時事的詩：

過岳墳有感時事

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流，權臣自欲成和議，金虜何嘗要汴州，  
屠狗猶拚弦上命，將軍偏惜鏡中頭，饒他關外童男女，立馬吳山志竟酬。  
晚上月明天淨，因白天走得倦了，早睡。

十月十七日，（陰曆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

天上浮雲蔽日，或將下雨。

昨日因走路多，今天稍覺疲憊，午前寫了二千多字，又接霞快信，午後寫回信，僅一明信片。大約『遲桂花』可寫一萬五六千字，或將成爲今年的我作品中的傑作。

午後因無氣力，沒有寫下去，大約明日可寫三千字，後日可以寫完。

晚上雨頗大，湖中景色，又變了一個樣子，是山色空濛雨亦宜也。讀南遊記全

篇。

早睡，頗安穩。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星期二，陰雨。

晨起，酣夢未醒。天涼極，睡得快適無比。早餐後，寫詩一首，即在鑿家山做的那首，可表單軸。

午前寫『遲桂花』，成四千字，午飯後又寫了一千字。霞有信來，說胃病，即寫回信一，冒雨至湖濱寄出，喝酒三碗，買書數冊。杭州六藝書店所發行之所謂曲苑，共八冊，已被我買全了。晚上聽雨至十點始上床。創作力，像今天那麼，還可以說不衰，以後若每天能寫五千字，那不消一月，『屨樓』就做成了。『遲桂花』大約要寫到二十，纔寫得完。幾個人物的性格還沒有點出，明日再寫一天，大約總該有點眉目了，這一回非要寫到我所想的事情都寫完為止。



十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星期三，雨。

是秋雨的樣子了，連日不開，大約還須下數日，方能晴。天氣亦驟寒，因記前兩年，寄寓地藏庵時，曾有『夜雨平添水閣寒』一句，王老賞嘆，謂爲可入唐人集。今則王老墓木已拱，而全詩也已忘了。昨日在酒館喝酒，見一酒保在耽讀小說，將我的酒燙過頭了，也做了一句詩『酒冷頻爨爲對書』，但『爨』字爲仄韻，故只能易一『溫』字。上句對不出，當於不意中得之。如『人自洛陽來』也。

午前寫了四千字，午後又寫了二千。自到杭州之後，今天寫得最多。晚上喝了半斤酒，早睡。霞有信來，作覆，寫明信片兩張。

十月二十日，（九月廿一），星期四，雨。

午前又寫了四千字，『遲桂花』寫完了，共有稿紙五十三張，合二萬一千字。

旁晚付郵寄出。

今天午後雨止，出去走了半天，買竹齋詩集一部。返家後，又作霞及現代書局的信。

晚上天晴，看得見星了，西北風大。

十月廿一日，(九月廿二)，星期五，晴。

今天久雨初晴，當出去走牠一天，可以看看我所寫的地理，究竟對不對。

取牛乳半磅，自今日起，須三元一月也。午後小睡，起來時天已晚矣。

晚飯後出去喝酒三碗，買張岱西湖夢尋及南渡稗史各一冊。

作良友書店及震信，大約自明日起，須譯書兩日，譯盧騷。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廿三)，星期六，晴熱，

午前因天氣晴和，決計出遊，先坐黃包車至萬松嶺上，在雙吊墳小坐，抄碑記

## 一道：

## 雙節墳碑記

夫同牢合卺，而敵體之義昭，結褵施衿，而終身之分定。妃匹之禮，自昔重之，是以二三其德，風詩所譏，從一而終，典冊致美。叔世道衰，禮教虧損，乃有糟糠之婦，流涕而下堂，庸奴其夫，攘袂而求去。何況羈身逆旅，落魄窮途，矢志同藏，則理無並濟，掩面割愛，或勢可兩全，遂有半世恩情，一朝訣絕，韓生道上揮棄婦之車，翁子墓間勻故妻之飯。至有聽置面首，甘倚市門，仰食脂粉之間，飲羞床第之側，室家之道苦矣，風教之敝極矣。若夫一齊不改，之死靡他，生爲比翼之禽，歿化連枝之樹，如崔君夫婦，有足多焉。君姓崔氏，諱升，本京人也，嘉慶元年，偕其夫人陳氏，稅駕會城，投訪親串，南轅北轍，踪跡乖遠，寄食旅廬，斧資罄竭。於斯時也，居停逼迫，行路挪揄，鹿車挽而不前，牛衣典而已盡，泉

伯通之廡，豈有閑人，陳仲子之園，曾無半李。時窮勢迫，計無復之，忍辱偷生，悔將何及，遂於七月二十三日，夫婦投繯，同時畢命。錢令將公，以禮葬之，名其墳曰「雙節」，志實也。佳城既建，靈爽斯著，遊人雲集，嘉嘆無已。嗟乎，廉恥之故，未易深求。生有包羞，死而塞責，是故明州江上，有梁祝之墳，西子湖頭，存何高之塚。彼違名教，猶見流傳，矧夫取義捐生，全貞委命，足以砥厲風化，扶植綱常者哉。同志有遊其地者，爲予述其事略，并屬爲文，特以勒諸貞珉，播其馨烈。娥江刊石，愧非外孫少女之詞，國史採風，當備節婦義夫之傳，謹記。

光緒十七年重光軍閥之歲孟秋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蛟川王榮商撰 古堇清鄉道人毛宗藩書

民國四年仲冬，祠經火患，碑字亦模糊，十三年秋，新碑成，仍刊舊記以垂不朽。吳霆書。

這一節故事，異日當可以寫一篇短篇。

自崔公祠後登萬松嶺山，山上有學校於紀念日所植的矮松很多。涉歷盡四五個山峯，西至蔣臺山上，頂平坦可一里方，中間有奇石，下有百花茅篷。出南星，吃中飯，遊至花牌樓，看船妓上岸後之遺蹟，見老妓幼妓兩三人。復上山，經梵天寺、勝果寺等遺址，奇石很多，而廟則摧頽盡了。今天一天，總算跑盡了鳳凰山全部，南宋故宮遺址，也約略想像了一個大概。山川壇，八卦田等，都還在，猶能想見當日的勝景。傍晚回來，人倦極，接霞信，作覆書。

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廿四），星期日，陰晴。

午前作養吾信，出去遊拱宸橋，果然蕭條之至，妓女聚居之處，在張大仙廟西邊，爲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蘇幫揚幫本幫的三種，本幫者以紹興人居多，永興里，永和里中亦有妓女，當係二等以下的暗娼，這兩里係濱江在大同路旁。大同路

馳南北，北過登雲橋，即接大關紫荊街。拱宸橋係西南之橋，張大仙廟側之登雲閣附近，在直裏馬路（橫裏馬路）等處，有最下等之妓女，在白日拉客，警察立在旁邊，也不加以止之。

車過大關，去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諸暨斯氏，看了他的新造宅第。伊自己不在，上安徽去了，由他的大太太接待。二太太即住在前面的小屋中。伊有一子，上學校去了，不會見到。那地方名大澆街，大關地方很不壞，斯氏卜宅於此，大有見地。

回來過馬塍廟，尋東西馬塍，王庵等，都不見。大約已淹沒無聞了。

接霞來信，說耳中生疔瘡。即作覆，告以須速去治療。今日剃頭。

十月二十四、（九月廿五），星期一，陰晴。

午前至旗下，買湘湖志，唐詩鼓吹各一部，上城站取霞自上海爲我寄來之衣

服。幾日來因爲閑遊的結果，心又放散了，以後還得重新振作。但自來杭後，修身養性，堅持聖潔生活，迄今已將二十日，若再過一月，則習慣養成，可以永保無虞矣。文章做不出，倒還事小，身體養得好好，却是第一要著。

取衣服後，就上太平門（清泰門北），大學路，艮山門等處，去走了一圈。艮山門附近，爲東城區域，多機織業人，有東園巷者，爲廣樊樹徵君舊寓之所在，東城雜記，明明係記此附近之書。艮山門直街之東街上，有王月昌（？）宅第，地方寬敞高潔，王爲東城之第一大富豪。我在他們門口，遇見了一位認識的他們的女兒，係嫁給錢家的。

上壩子橋，見附近多股實居民，房子完整，全係巨廈，橋下有大悲庵慈孝庵。

傍晚接霞來信兩封，其一係快信，中附有柳亞子信一，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果係亞子及其夫人，即作覆。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廿五），星期二，陰晴。

晨起，搭杭餘路汽車至留下，由石人塢上嶺，越過兩三峯，更遵九曲嶺而下，出西木塢，歷訪風木庵，伴鳳居等別業，沿途靈官廟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憶杭州有嘲王姓者詩，所以做了一絕寄霞，和她開個玩笑：

一帶溪山曲又灣，秦亭廻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又記前數年，有過西溪法華山覓厲徵君墓不見一絕：

曾從詩記見雄文，直到西溪始識君，十里法華山下路，亂堆無處覓遺墳。兩詩一并抄寄給亞子，想他老先生，又要莞爾而笑了。

接霞信，即作覆。

晚上馬巽伯請在樓外樓吃飯，因前天遇見了錢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廿七），星期三，陰晴。



早晨五點鐘就起了床，考厲太鴻生卒年月，并伊和月上的前後關係。想做一篇小說。按厲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爲西歷之一六九二年，卒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一七五二年。月上卒於乾隆七年壬戌正月，（一七四二），集中有悼亡姬詩十二首，伊姓朱，烏程人，本名滿孃，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歸厲氏時爲十七歲，當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時厲年四十四歲。月上卒時年二十四，時厲已有五十一歲了，越十年，厲氏亦死，葬於西溪法華山下之王家塢，無子嗣，木主在交蘆菴。厲元配之蔣氏，似係一悍婦。月上卒後數年，厲在揚州又納一妾，終亦無子。以姪之甫爲嗣，之甫亦無後。厲又字雄飛。我想作的短篇，當名作『溪樓延月圖』，或『碧湖雙槩圖』，或『碧浪湖的秋夜』。

下午去天竺，上最高峰，但因中途路塞，不能上去，終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恨事也。晚上接霞來信兩封，即作復。以後一切心事都沒有了，只在打算於月底前寫完厲太鴻之短篇一，譯盧騷之『漫步』兩萬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廿八），星期四，雨。

昨日自天竺歸，就去洗了一個澡，身神爽適之至，夜眠亦酣穩。

今晨在重衾裏聞雨聲，忽記起是舊歷九月廿八，爲王老生日，午後若霽，當去一展其墓。中飯是上延益里去吃的，拜王老遺像後，因有王老老妹三姑母太太在座，所以就送她回保安橋去。吃酒談天，直坐到晚上八點纔回來，酒喝得微醉。

十月二十八日，（陰曆九月廿九），星期五，雨。

上午上圖書館去看湖州府志，碧浪湖的大略情形，已曉得了。人倦極，午後欲寫而不果，大約『碧浪湖的秋夜』，要明後天可以寫完。

昨日一天沒有接霞來信，今晨發出明信片一，屬寄三十元來。

旁晚接霞信兩封，卽作覆。

晚上西湖醫院的居停主人，請吃飯，吃到了十點，纔回來睡覺。

十月二十九日，(陰曆十月  
初一日)，星期六，陰晴。

早晨作北新李小峯，現代施蠶存信，寫『碧浪湖』，寫好了十頁。大約總須再過兩三天，纔寫得完，一篇的大局，早已佈好了，只待寫落去就對。

下午接霞信，謂款已於今天上午匯出，大約後日可以送到。寫了一個明信片作覆。

十月三十日，(十月  
初二)，星期日，晴爽。

今日天氣異常可愛，上午本想出去，但因欲寫文章，硬坐在家中，居然寫了二千多字。大約明朝寫一日，可以寫完了。

下午出去閑步，飲酒，洗澡，到晚纔回來。今天沒有接霞來信，發明信片一，

這一次的短篇寫了後，就想寫「屨樓」了，大約能繼續寫下去，不間斷的話，有兩禮拜就能夠寫好。

十月三十一日，(陰曆十一月朔三)，星期一，晴爽。

午前將『碧浪湖的秋夜』寫完，共一萬字，到杭州後，將近一月，寫到如今，成績只這一點，合前作『遲桂花』，祇三萬字而已。從明日始，當再寫『屨樓』。

午前午後，共接霞兩信，所以也作覆信兩封。一是明信片，一是信。

十月於今日完結，看下一月的創作力如何，若在十一月中寫得了『屨樓』，則今年的冬天，當上青島海濱去過。

晚上十時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陰曆十一月朔四)，星期二，晴。

昨晚睡不安穩，不識何故；今晨起，覺似傷風的樣子。

寫信一，并將稿子萬字『碧浪湖的秋夜』寄出，大約明日可以到滬，後日當有回信來也。

霞寄來三十元，今日到，恰好養吾電話來托我買綢創膏，否則將無以應他了。下午去大關湖墅等處，跑了一個下半日，想做一篇拱宸橋的小說。

明晨一早，當爲養吾送綢創膏去江干，今天又玩了一天，什麼也沒有做。

十一月二日，(初五)，星期三，晴爽。

早晨五點就起了床，趕至江干，爲養吾送綢創膏去。回來後，去自治學校看了兩位朋友。校址在馬坡巷。順便又去浙江圖書館看了些書，買包慎伯文集小倦遊園一册。

晚上紫荷來，同出去吃晚飯，喝得微醉。

十一月三日，（初六），星期四，晴和。

晨起，將上月的日記又看了一遍，覺得可以印入書去。大約在天馬出的那冊書裏，尚缺萬字，即以此一月的日記補入好了。書名也已想好，當名『儼餘集』，以『儼餘獨白』一篇冠首，合六七萬字的光景。

午前在圖書館中過的，將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四日以後，至十二月廿四日止的舊報繙閱了一下，抄來關於郭松齡的事跡不少，大約從明日起，可以動手做『蜃樓』了，預定於二十日中間寫牠完來。

接獲二日中午所發信，謂稿尚未收到，今晚有人請客，出去的時候，當向郵局去追問一聲也。

買湖墅小志一部，並前購之湖墅詩鈔與湖墅雜詩兩冊，關於湖墅的文獻，可算收全了，若做關於拱宸橋的小說，已够作參考矣。

十一月四日，(十月)初七，星期五，陰晴。

昨晚又喝得微醉回來，早睡。今晨六時起床。這早睡早起的習慣，也是到杭州之後養成的，覺得於健康上很有助益。酒終於戒不了，這實在是一件壞事。

讀了一天的書，又把杜格的短篇看了兩三篇，這一位先生的用筆，真來得輕妙。

晚上和紫荷王薇子等仍在奎元館喝酒，今天便加入了戴先生頌頌。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八，星期六，陰。

晨起忽雨，不久便止，以現代誌一冊去贈許重平前輩，發霞明信片，上城外去走到了下午。回來後，接震書，並附中華書局新中華雜誌徵文信一啓事，即作覆。晚上大雨。

今天去走者，乃紫陽山西之雲居山一帶。

十一月六日，（陰曆十月）初九日，星期日，陰晴。

晨起雨還未止，冒雨出去，喝酒三碗，買對聯紙數張，回來寫了兩副對，聯語爲「直以慵疎招物議。莫拋心力作詞人」，與「莫對青山談世事，休將文字占時名」，以柳子厚之一聯拆開，對上了上下，便成此兩對。莫對青山談世事，爲元遺山詩，原聯下句爲且將遠目送歸鴻。

中午錢潮馬巽伯來，約去吃飯，在樓外樓。飯後更上西冷印社喝茶，坐到了夜，過大佛寺訪孫福熙夫婦，不遇。

晚上紫荷招飲，談到了十點纔回來。同席者即前兩次同飲之人。下禮拜四，同席者某更約他家去喝酒。

到杭州，至今日爲整一月。但所計劃來寫的「屢樓」尙無眉目，心中焦急之至。



十一月七日，（<sup>十月</sup>初十），星期一，晴。

午前出去祿對一副，單條一張，在和合橋近旁之松雪齋，約於十日後去取，須一元多祿費。傍晚錢潮馬巽伯約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學的馬一浮氏。伊鬚髮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談話時中氣很足，眼近視。馬氏係紹興籍，爲湯塾仙氏之婿。從馬廬出來，遂一同上王潤與去吃飯，飯後和錢潮走了回來。接霞信。

十一月八日，（<sup>十月</sup>十一），星期二，晴寒。

自昨日起，寒氣驟增，今日立冬，漸似歲暮天寒的樣子了。昨晚夢見王老，今日去看他的墳。從墳頭向南走，經過五峰草堂而至大麥嶺。嶺上有麥嶺亭，係祀玄天上帝者，亭旁有屋一椽，下覆一大墓，上有匾額，題着「節義成雙」四個大字，上寫「建國十七年七月吉旦」，後面「跋曰，明季忠臣汪檢討，崇禎甲申苦殉國，

夫妻慷慨兩投繯，節義成雙自題壁，今題四字贈吾神，過者讀者皆辟易。中山高冠  
昌立，義烏陳无咎書。」看了這一個跋，已經有點覺得奇怪了，而再往下看墓前碑  
文，則更覺得奇怪之至。

『調署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二次孫，爲

掩埋事，道光四年三月十九日，驗訊得上扇四圍鈕家灣周姓坟傍樹上，縱  
有男女二屍，身傍檢有字述，知爲男名徐致和，同妻張氏，乃直隸天津府  
人。世代業儒，祖任江寧太守，家業凋謝，舌耕糊口，因失館難支，又無  
子女，絮妻來杭，投親失遇，流寓省垣，逆旅途窮，投繯並縊。嗟乎，偶  
逢儉歲，何致謀生無活計，自惜宦裔，寧甘駢首不求人。本縣目擊疑爲擊字  
跡却係擊字。雙懸，心殊惻惻。念其無籍可歸，用特捐廉掩埋，合即勒碑標記施  
行。道光四年四月

日給

看了這碑，事實却和萬松嶺之雙吊墳相近似，而名姓年月却不同，大約雙吊之事，

在杭頗多，這兩位先生，想都是夷齊之流亞也，而墳上一匾，當係記另一雙節夫婦者無疑。

午後小睡，讀日本人池谷信三郎氏小說一篇，自家想寫，却沒有寫成。

十一月九日，(十月十二)·星期三，陰，微雨。

近來的思想馳散了，所以這十幾天中間，終於不能捏起寫『屐樓』的筆桿。我的氣分，似乎是波浪形的，緊張一時，弛放一時，不能有一年半載的長期持續，不過頹潰的時候，却也不至於沈埋到底。終究總還是(一)修養的不足，(二)生活的窮迫，(三)纔是環境的腐蝕，之所致。今天天氣又太陰沈，當再休息牠一天，等明朝過後，且看我能不能夠如願地勇邁前進。明朝晚上，是有一個約會在那裏的，非去不行。順便想去洗一個澡，換一身衣褲，買些籠居的日用品之類。

昨天一天沒有接到霞的信，也沒有發出一信，今天當於午後寫一張明信片

去。

午前記

旁晚接霞來信，即作覆，寫明信片一。晚飯後，上湖濱去漫步，在舊書舖內，見有海山仙館叢書中之酌中志一部，即以高價買了回來。此書係明末宦官劉若愚所撰，對於我所擬做的歷史小說『明清之際』，很有足資參考之處。前在上海買的酌中志餘，係此書的續著，爲另一人所撰，宮廷以外的文獻紀錄，收集頗多，尤以記東林黨事爲詳盡。

十一月十日，(十三)，星期四，陰，微雨。

雨尙未晴，天氣濕熱難耐，頭腦亦昏沈不清，今天又只能看看書過去一天也。晨起，又作映霞信一，以昨日所見之小報一張附寄了去，因內中有一段北新書局壽終正寢的記事。

中午去看周天初，同他喝了酒，吃了飯，回來小睡，睡至三時起床。

旁晚微雨，出去赴約，晚上九點回來，又發霞信一封。

——  
寒餘錄



\$0.7

借 書 到 期 表

Date Due

14. OCT	29. MAY		
2. JAN	14. NOV		
12. MAR			
	17. DEC		
	8. JAN		
8. NOV			
19. NOV			
29. DEC			
15. MAR			
31. MAY			
12. SEP			
5. OCT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China*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8563 書號 848  
Acc. No. Call No. 3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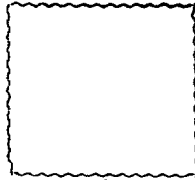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發行

懺餘集

實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郁達夫

裝幀者 陳之佛

發行者 天馬書店

印刷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老靶子路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

